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英雄與人

向培良著



上海
啓智書局印行
193

英雄與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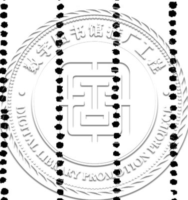
向培良著

上海

啓智書局印行

1934

目錄



英雄與人

垂髮

向培良著



(南)

大概是早上六七點鐘的時候，風又刮起來了。因爲晚上睡得太早，他這時已經醒來，僵直地麻木地在他被子裏躺着。他最先聽見有聲音，像一大羣鳥在他屋子頂飛過，破的門便振撼，窗紙憤怒而且慘傷地斷叫着。他感覺到冷和瑟縮，於是他把頭轉了一下(頸頸非常硬)。他的脚蜷縮起來，下面的一隻手伸到胯中去了。

他覺得冷。

這麽活動了一下之後，他發覺了他的腿和背，他的腰，以至於他的頸頸都麻木酸痛，有如他做了過多的工作。

他身子底下是硬硬的，他身子上面也是硬硬的，硬硬的而且沉重。

所有的東西他都搬到被子上面去了，所以隔離他和兩塊木板之間的就只有一條布。這兩塊木板間，却有着非常大的衝突在，牠們永遠不肯合作。在他擱頭的地方是外面的一塊比裏面的一塊高出兩寸，但到他擱脚的地方却比裏面的低下了；所以每次他安放他的身子的時候，他總得很小心地决擇二者之一，絕不能讓他的身子有躺在兩塊木板之上底餘裕。

所有在這屋子裏能夠找到的東西，他都安置在他的身上了。這樣便在他的身上成功了一座沉重的山，而特別是壓在他的腰腹部，常常要使他感到難受。但是他不能夠去掉這個。沉重的感覺可以使他聯想到溫暖，雖然沉重並不能產生溫暖。沉重的壓力達到他身上時，他可以意想他已經暖了，可以使他得到安慰。在他身上的是一條小氈子，一件破舊零落的外套，一堆黏滯的不斷地揮發出氣息的襪子，被單，髒而且破的裏衣，他白天穿的衣服，夾褲，而托着這些的是一條棉被

這是一條奇特的棉被。

牠已經很老，仰臥着，因爲牠的肚子上已有了一條大的裂縫。在牠腹上的山挪動時，便可以看見一些白的東西從裂縫裏伸出頭來。從天氣初冷的時候，牠已經這樣躺着，沒有更換過位置。牠與牠主人的頸頸接觸的地位，已經由灰色變成汚泥的狀况，黏膩膩地，發出一種觸人的氣息。而在汚泥狀的地點中，有一條條灰白色的縫，不規則地排列着。被子裏面的棉花，都各自獨立起來，成爲部落政治。牠們在他的肩部集起了一個大的堆聚，永遠不能使他把被子嚴密地扯攏來，以拒絕冷風之侵入。而在別的地方牠們却跑開了，譬如在他的腰間，留下很大的空地。這一條奇特的棉被，你要是揭開被面面去考察牠的內容時，將發見牠如一片沙漠，全部由沙的堆和谷所組成。牠裏面保存着脚的臭味，汗的臭味，以及灰塵沙土的臭味。

風在外面叫號，他想把頭縮進去，但是遭裏面的氣味拒絕了。他伸出一隻手，把衣服扯過來，緊緊蓋住他的頭。

三月以來，他陷於失業的狀態中。以前他在一個學校裏當書記，有十四元一月的薪金。感謝學校當局特別體恤小職員，他的薪金，大概可以拿到六七成，這樣便能夠使他生活下去。三個月來，他盡力尋找職業，但是不成功。現在，爲減損生活力底消耗起見，他儘他的力量睡，這樣他便可以節省了燈油和煤火，並且飯食也減到每日一餐的程度。

每一天早上，他已經醒了，便狗似的蜷臥在他那沉重的山下面感覺到寒冷，餓，同一種無名的空虛之感。背脊和腿和額頸都僵硬，腳似乎已經從他身上離開，而他的嘴有着微苦的乾燥的味覺。這樣，他便把衣服扯起來蓋住他的頭。早晨的陽光，宣布一次新的生命之開始的，給他以痛苦和恫嚇，他閉上眼睛，但是陽光仍然從薄薄的眼皮射進去。他把他的頭嚴密地蓋着，不讓有一點光線透入。這

樣却使他不舒服，在他鼻子前有熱濕的氣息，但是這樣却使他能夠爲自己造出一種黑夜仍未消逝的妄覺。在黑夜，一個人是不需要活動的，但是白天却驅逐着你前進。

他這樣躺着，睡眠已過度而消失了，但是因爲疲倦和衰弱，因爲寒冷，他耗蝕的腦筋又陷入一種迷朦的狀態。他聽，但是聲音却未曾入他的耳朶；他夢，但是他自以爲他是醒着；他的肢體在休息，但是他的頭腦却做着更其混亂更其勞人的工作。被子裏熏蒸的氣息和牠底板硬與沉重使他永遠是困擾着，在不同形式的環境裏，使他不能安靜。

他醒了，他躺着。

生底音樂在他週圍奏鳴。

在他窗戶後面有人走來，停了（他聽見聲音），隨後是脚步底離開。這聲音使他戰慄。他覺得有脚步踏在他那板硬而沉重的山上面，從他脚那方開始，一下，

一下，經過他的腹和胸（這使他異樣難受），停在他的頭上。他的頭有如戴着石塊，他覺得有水淋在他的頭上，黏膩膩地而且冰冷，而且發出薰蒸的氣息。但最使他戰慄的，是這個不可抵抗的聲音，穿透了他的防障，告訴他生命已經擾動着在。

那個年老的長班在院子生火。他看見他那極狹極長的黑褐色的臉孔，裹在一條濕手巾裏，像暗夜所遺留下的精靈。他看見灰色的烟從拔火筒裏逃出來，擁擠着，互相追逐，消散在青灰透明的凍凝的空氣中。他看見火燄；火燄的舌頭有如蛇侶，伸長，帶着輕蔑的瞥視，舐着他的臉，在他臉上散佈着一塊塊麻木的皮膚。他的脚被寒冷所追逐，於是縮回來；但是寒冷隨即侵佔了他的脚所讓出來的地位，又向他追逐，一直到他的兩個膝擱在的胸前。

接着一定的時間他在外面叫賣的聲，又開始他們的呼喚了。

牠在外面圍聚着，窺伺着，一等到窗紙底斷叫稍微休息，便立刻以一種怱忙和驕傲的態度擠進來，充滿了全屋，於是立刻又帶着牠們的俘獲消逝了。牠們到

屋子裏來；像一個不住搖撼着的胖漢，使一切都受到振動；像一個尖銳的角，立刻地停在空中，升起來，升起來，於是跌落下去；像一羣受驚的小動物，以眩人的速率向各方面跳着逃跑；像一塊極大的冰，把空氣都拘聚攏，凍凝成凝固的一團。牠們固執，驕傲，頑皮，而且殘酷，繼續地在他的腦子裏碾過。

他揭開他頭上的衣服，陽光迅速地給他以銳利而又笨重的打擊。於是他再回到他原來的地位，重新攏成他的黑夜。但是饑餓迫他不能安靜。很早以前，他嘴裏已經有了微苦和乾澀的味道，現在，乾澀擴充到喉部；他的口腔似乎充滿了一種無形的東西，又像是被彈簧從後面把他口腔裏的筋肉緊緊地扯着。他的胃抽搐，像他吞下了一大塊冰，他的腦袋在頸上浮着。

起來以後，他最先便實行他的報復，向那在夜裏給他以困擾的小動物報復。

他從被子裏伸出半截身體，披上他的衣服，於是把他的襯褲脫下來。這是一條已經變成灰色的褲，兩膝和襠都有裂口。他拿着褲腰，反轉來，在衣縫裏發見

一個蝨子。這是一個橄欖形的半透明的小動物，安閑地伏在衣縫裏面，人的血停留在他胸部，成爲黑色的一小點。牠被發現，却並不逃避。於是他把牠夾在他兩個拇指甲中間一壓，發出輕微的爆裂的聲音，在他指甲上便留有黑褐色的汚物，同蝨子的屍體。

他繼續尋找，從褲腰到褲襠。

這時候他的腿埋在被子裏面，腰灣着，頭俯向前。他忽然覺得有東西遮住了他的眼睛。

已經有三個月沒有理髮了，長的頭髮從他頭頂墜落下來，左邊的一綹，覆住他的眼睛，直垂到嘴角，右邊的一綹，輕輕地掃在他的臉上，本能地他一仰頭，這些頭髮便跑上去了，停在他耳後。他再低頭，牠們又落下來了。

一種已經遺忘了的情緒和對於這被遺忘了的情緒底眷戀從他心裏抬頭來。

他的歷史裏，許多許多年以前，曾經刻畫着這麼一頁。有一個臉子（現在這

臉子他已經忘記了），那上面正垂着這樣的兩綹頭髮，秀美而且溫軟，從眼角旁邊一直流到面頰。當那個臉子搖動的時候，這頭髮便退開，停留在耳後；或者，牠用力一仰的時候，頭髮便回到頂上——但不久又垂下來。曾經有許多的時間，他的眼停留在這臉子和垂髮上，停留在這搖動和一仰的姿式上面。他曾經把他自己的頭髮留起來，但是他的頭髮非常僵硬……

以後他被一隻枯瘦堅强的手捉進社會裏去，他的手抄寫，抄寫，而又抄寫，直到現在，一切都遺忘。

他不再搗捕蝨子了，起來，找到一面昏暗的鏡子。牠躺在一堆破舊的報紙裏面，失掉了框和背，並且有一隻角已經打去；牠上面滿刻條痕和斑紋，陳舊，污穢，正像他躺在他的被子裏。從這面鏡子裏他發現了一個臉子，灰污，瘦陸，但皮膚却漲大，像已從所附着的筋肉脫離，兩隻空洞倦怠的眼睛裝在上面。有黃褐色的眼囊堆集，在眼角傍邊。有兩綹垂髮，枯黃中夾着白的絲，有灰塵在上面集

滯，但很柔軟，從眼角流到面頰。他搖動他的頭。這頭髮便退開，停留在耳後，他再用力一仰，那頭髮便退回到頂上——但不久又垂下來。

風吼着，破的窗紙憤怒而且傷慘地嘶鳴。微苦的，乾澀的味侵滿了他的嘴，侵滿了他的喉部。腿在他身下顫抖；牙搖動起來，互相衝擊，發出「打打打打」的微響。

於是他走到長班向兒，向那裏着濕手巾的老人借到一把剪子，用他自己的手慢慢地剪他的頭髮。凌亂的短的頭髮，滿集在他的肩，背，和胸前。他站起來，振掉這些，嚴重而且用力，有如要振掉了那些煩人的思想。

他起來，走了出去。

肉底觸

從他的朋友家囘來的時候，大約在下午五點多鐘。他在朋友家吃過午飯，飯後睡了一覺，睡醒起來，覺得非常不舒服；腦子很沉重，背脊也有點痛，精神比未睡以前更覺得倦怠了——午睡沒有暢遂的青年人常有的現象。他便辭了朋友出來，但並不一直囘家，却從繁華的街道繞灣子。

街上滿滿地陳列着各色各樣的紳士，太太，小姐，先生們。他們快樂，光明，華美，而且鬆懈。他們優雅的腿移動着他們小的脚，在平滑的側道上走着舒展的步子，他們的手有姿態地搖動着，衣服發出低低的歌唱的聲音，同一陣子香氣。

那些年青的小姐們把他的眼睛吸引去了。他從她們的臉上找到被剃窄了，然後用眉墨畫成彎彎的長長的眉，找到用夾子夾成弧形覆着兩耳的垂髮，在他們頭

頸後找到沒有被短髮覆蓋的髮根底新鮮的青色；在她們的胸前找到隱微的凸起，雖然被衣服約束着；在她們的脚上找到緊壓着脚背的皮條，脚背上的肉便凸出來，爲皮條範成各式的圖形。這些年青的小姐們有的與年青的先生們並着走，有的同她的伴侶或者獨行。

他迷醉，但是這迷醉却引起他的感傷，對於青春之虛度的感傷。（他並不想作詩，所以沒有注意到感傷是爲詩哲所禁止的。）我們可憐的他已經二十三歲了，但是上帝從來就沒有給他一個與女人接觸的機會，即使在兒童時期；他永遠是孤另另的。

他對他自己說：『沒有女人的生活是怎樣空虛呵！沒有愛者的時光是怎樣孤寂呵！我應該有一個愛者；我們將互相溫存，體貼，將互相擁抱，我們的靈魂將合而爲一。』

『是的，我應該結婚了。戀愛着戀愛着而沒有伴侶是怎樣窘人呵。追求着追

求着而沒有結果是怎樣無聊呵。是的，我應該結婚。從前我父親會經給我提過婚事，我傻子般拒絕了。眞的。難道結婚後就不可以進行戀愛嗎？況且結婚雖然得不到愛情，至少可以得到女人。我現在已經到了結婚最好的年齡；，要不留心，牠便將於不知什麽時候跑掉了。』

『爲什麽女人們都不愛我呢？我年青，活潑，臉子不壞，並且很有天才。爲什麽女人們都不愛我呢？』他這樣想着，便起了一種復仇的心情：『我也不愛她們，她們都是些卑賤的東西。我確實不愛她們。』

爲了實行他的決心，他便從側道上走開，不再看女人了，走入一輛向他家那邊去的電車裏。他找到一塊地方坐下，沉迷在他的幻想裏。

『我將走回家去，在我父親面前說我已經悔改，我情願遵行他的一切的旨意。他一定急急替我定親（也許他意中已經有好幾門相當的人家了）。我便趕快結婚；結婚以後，我將握着我妻子的手，向一切的人，尤其是那些不愛我的女人，宣

告說：至少已有一個女子是屬於我的了！」

一種輕輭的觸動，在他的膝上，把他拉回來了。他的膝遇見另一個膝，同時一陣溫熱的香的氣息吹入他的鼻孔。他抬起頭來，偷偷地（他不知道爲什麼要偷偷地），向旁邊望了一下，一隻絕大的珠串耳環，差不多垂到肩胛，同一些亂的（但是怎樣優美而諧和呵！）頭髮，他馬上知道了一切。他又低下頭去，一條碩大無朋的豐肥柔軟的膝便橫在他的眼前，他看見牠的肉的條紋。這條膝如此地大，如此地誘引着，如此地不可思議，幾乎使他窒息了。他恐慌，但又十分好奇，或者可以說十分羨慕。所以每次電車震動得很厲害時，他便試着用自己的膝給那神祕的膝一下觸動，但是輕輕地，十分小心的，使他的膝顯得是偶然的觸動。而每次都是：一陣溫熱的香的氣息，一陣心底跳動。

不知道什麼時候進來了許多乘客，有些小姐們沒有座處，他便起來讓座。雖然他坐在那兒覺得非常美滿，舒服，但是他覺得在電車中給小姐們讓座是分所當

爲的。他是一個儒雅的君子，所以絕不因爲自己的舒服而疏忽了禮節，忘記了義務。他終於站起了，雖然也不免有點惋惜。

他用他眼看着乘客們的臉子：一個胖大赤色的，鼻子埋沒在兩頰的高峯裏面，眼睛被厚重的眼瞼壓着，幾乎找不見；一個長的高顴骨的，再加上光頂的瓜皮帽很像一粒枯乾了的橄欖，又一個從鼻孔到嘴角畫着兩條輕蔑人似的底條紋。他看着這些，終於在他後面發現一隻手。這隻手從圓削蟬垂的肩頭伸出，優雅地向上彎曲，握着車上的籐環。他從籐條往下望，看見緊握着的長指頭，看見圓實的小腕，看見柔潤的下臂（上面貼着雪花膏的痕跡），看見平滑的肘節，看見豐肥的上臂的一部份——寬大的衣袖從牠那兒褪落，懸在底下，隨着車底顛簸而蕩動。他想要再往下望，但是被衣袖隔住了。

青年女子的身體與青年男子底有什麼神祕的分別，他不曾知道。他願意知道，他想看。他想：『外衣的袖子是這麼大，不，連裏衣的袖子也是這麼大，並且

縮得這麼短，要是順着這往裏望，定可以看見——」但是他是很知道禮節的，不願意使旁人發覺了他有什麼不雅的行爲。他作一種出爲支持體重，抵抗顛簸的姿勢，用一隻手撐着窗沿，他的頭差不多靠着窗口，他的眼向外望，只以極不經意似的神情間續的轉向袖口。雖然是很短很不肥的袖口，但因爲皺着，極大的摺隔住了他的視線，他沒有發見什麼，除掉更多的一段豐肥的上臂。他覺得恐慌，這慌使他的眼定在外面，雖然他極力想從那裏拉回來。

他的眼睛定在外面，看見一個女人正從車上下來，走向側道，一條優雅地向上彎曲着的手消失了。他立刻，好像一種本能的動作，從車上跳下，向一個引導着他的方向走去。

這時候在他面前顯現着兩條手臂，均勻的，豐圓的，貼着雪花膏痕跡的，手臂，姿態地蕩動着。這兩條手臂韻律地搖擺，一條脫離他的視線跑到前面去的時候，別一條便跑來補充。這種手臂底更換，在他的眼前構成一種繼續的影像，

不斷地向他誘引而且壓迫。

『我應該觸牠一下。』他這麼決定。

『我可以觸牠一下。』於是他的脚步便加快一些，像一個正直的忙於事務的紳士，從手臂的旁邊經過。他自己的手臂張開着（但只到不露出顯然是故意張開的程度），使他的身子與另一個身子保持相當的距離，而他的手臂却可以觸到另一條手臂。

一種溫軟的感覺觸動了他，火似的灼熱熱他的手。這灼熱傳開了，跑上他的頭和臉，他覺得他的臉灼燒地發熱，他的耳也是灼燒地熱。他沒有回頭，用他原來的姿勢向前走着。

他走得很快，像一個正直的忙於事務的紳士。

七月十四日。

爲人類

著作家L，已經很衰老了。

這是，經過了許多年艱苦的奮鬬，以他腦汁都灌注到字裏去似的那樣苦心地著作着，經過了許多年代，他覺得，他的氣力差不多都要消耗盡了。

『我的工作也許快要完成了罷。』他這樣想。

每一到晚上（這是他的習慣，每一到夜裏，便關到自己的著作室裏，直寫到快要天亮的時候），他好像聽見有聲音從他那用過許多年的寫字檯裏叫喚着他似的，『寫罷，寫罷，』便機律地走到那前面去了。於是，那彎曲的背和披紛的白頭髮，便壓在寫字檯上。他那枯瘦的手指拘攣地形成握筆的姿式，拿起他慣用的筆來，展開紙，開始組織起黑的條紋。

然而，在許多年代以後，他漸漸覺得不能那樣豐富地創作了。雖然是仍然長

時期長時期壓在寫字檯上，長時期長時期心都變黑了似的絞他的腦汁，然而似乎力量已經離開了他，他不能那樣創作了。

在每次他握住了筆，握住了筆而長時期長時期不能結構出他心中的邏輯時，或者，更其糟糕的時候。他長時期長時期坐着而空虛地沒有思想時，他便想到，『我的工作大概快要完成了罷。』

『然而，我還是要工作的。』他以超越的自制力，這力，他維持了如此長久以形成他的天才的，使他的指頭又運用了下去；雖然不到好久以後，仍有漠然的空虛迫在他面前。

於是他放下筆來，回想到他過去的戰爭，長時期的，艱苦的，偉大的戰爭，光明底進展和黑暗底退化的戰爭，和他在這戰爭中所顯出的力；過去的光榮反映到他的生命上，形成悠揚的溫潤。在這種過去餘剩的力量底下，他重新感覺到一種溫熱，雖然是不很長久的罷。

而在這時候，他凝注着他面前的空間。這是一間靜寂的著作室，現得古老，强健，肅嚴，正如同牠老的主人。有好幾十年，從這裏面發出戰鬥的呼聲，爲人類，促進了進展底一階段。房子的牆壁剝蝕了，因爲著作家不願意人家擾亂他這塊營地，而且，他也實在沒有讓這屋子有修理的餘閑。周圍，陰森的營壘似地陳列着許多書架和書櫃，盛着同時期的和過去的著作家的工作。廣大的寫字檯上，散亂着無數的雜誌，自己的新作，以及已成未成的原稿。棹子前面是窗戶。

在晴朗的清晨，從這窗戶裏望出去，可以看見一處小的園林，有一株壯盛的橘樹正長在窗戶旁邊。他在每年秋天，朱離的橘實因爲長得太多，把樹枝攣彎曲了，便垂到著作家L的窗戶上。這時候，著作家L　覺得受到妨礙了，便叫人把那些細枝一齊剪去；而第二年又有一些新的枝子那樣垂着。牠很快地忘記了過去的痛苦，而那生的力，長時期追逐着牠的那生的力，又要求牠去嘗味一些新的痛苦呢。有月的夜裏，假如把屋子裏的電燈滅掉了，可以看見園子裏幽隱的微光，

如霧一樣籠罩着大地。那美麗的憧憬，在夜裏浮游於大自然間的溫婉的夢，似乎要透過窗戶，以愛嬌的眼睛窺伺着。但是著作家L却沒有這樣閑暇的情操，屋子裏的電燈永遠是籠着青白色的光彩。

而他凝注着他面前的窗戶。她的玻片，吸收着外面的黑暗，形成深渺的巨口，他覺得這些口擴大，綜錯，併吞，消滅。他把他的眼投到牆上；而牆上有奇異的斑點，移動着，變化着以冷的微笑射着他，而一切似乎都散入清秋的高空，散在無窮遼遠的空間，沒有法子相連屬，而中間是黑暗。空氣凝聚而又離散，好像她們就是黑暗的本體。

『因爲疲倦的原故罷，或者是，因爲太姑息了自己的原故罷。一些空虛的幻想，空虛的錯覺呵。只有工作可以糾正我自己，而且只有工作是我正確的生命呵。』

於是他拘攣的手指又緊緊壓住筆桿，在紙上迅速移動了。

有一天晚上，著作家　離開他的寫字檯，起來，因爲他感覺到倦怠和無際的空虛。空虛像小蛇一樣，在不知覺的時候潛進了他的腦筋。盤據在那裏面，漸漸長大佔據了那裏面的實有。無際的空虛橫在他面前，使他覺得浮泛，沒有思想，甚至於也沒有邏輯。宛如他自己並非實有。於是他起來，第一次暫時停止了，他的工作，推開那個小門，走到園子裏去。

夜底呼吸在吞吐着，冷的微風壓在他的頭上，從地下散出的幽隱的微光展開在他的面前，他覺得弛緩一點，便走到園林底盡端，休息着。在他面前，地上，幽渺的空中，沒有明亮，也沒有黑暗，沒有光，也沒有影子；一切都融成一整個。遠處的小邱，樹和房屋，從中心散開來，有如浸潤在紙上的顏色，漸漸消散以至於無有。

著作家L暫時忘記了筆，原稿紙，墨水瓶以及他的寫字檯而飄流到遠處，很久很久以前，他曾經遺忘了的時候。

許多年代以前，著作家L，也正和別的許多人一樣，曾經有過戀愛的歷程。那也正和許多別的戀愛故事一樣，很簡單的。他和一個女郎相遇，戀愛的神來到他們中間，他愛她，她也愛他。他們相愛，是一些幼稚而天眞的美情，正和許多青年人一樣。要是在別的情形之下，他們的愛便會繼續增加，他們將結合在一起，成爲一整個。但是像著作家L這樣的人，似乎是生來就不是爲的戀愛的，似乎是他沒有這樣的權利，也許是他沒有這樣的義務。他是，爲的別一種工作的。就在那個時候，他已經開始創作了，在他的腦中，已經有了未來的偉大之理想底形成了。所以，在他初次感覺到爲愛而生的心底跳躍，血底沸騰的時候，同時他感覺到他的工作，他的心爲那個而跳躍，他的血那個而沸騰，當他預備要到他愛者身邊去的時候，同時有「寫呀寫呀」那樣的聲音吸引他到棹子面前去。這兩者似乎是不相容的。著作家L，是那樣一種固執而堅定的人，他只能夠把他的全生命投到强固的一點上面去。那「寫呀寫呀」的聲音在他腦筋裏堅定着，輾轉馳騁而且蹂躪，不容許

他有別的思想。終於他決定了：

——這似乎是不適宜於我；我是爲另外的一件事而生的。一切的美麗，一切的歡樂，一切的享受，都不是爲我而造。工作，無窮盡的不休憩的工作才適於我罷。因爲給與，而不是因爲吸取；因爲犧牲，而不是因爲自成；因爲忍受，而不是因爲享樂；因爲創造，而不是因爲毀滅；因爲抗爭，而不是因爲妥協；這樣，我才出生罷。是人類需要我，而不是我需要人類罷。這樣，我應該走開，安安靜靜走開，到我工作的地方去。

在這樣的思索之下，他覺得委屈，又覺得安心，而終於是決定了。

於是他起來，到她那裏去。

他去到她那裏，好久好久沒有作聲，以他那將要離別的眼睛默一默地注視，似乎是委曲，又似乎是安心。

是鎭靜的低的聲音：『我們現在要離開了。』

聽到了這，只以憂傷而又勇敢的眼睛凝望着他，她默不作聲。她默不作聲，但是忍受一切，了解一切，而且給與一切。

『我們現在應該離開了。』

於是他們，正如同兩個有短時期分別的好友底握手，互相揑着，沉着溫熱，而且平靜，而且期待着。

沒有悲哀，沒有凄苦，沒有怨尤，只是忍受一切，了解一切，而且給與一切，她以憂傷而又勇敢的眼睛凝注着他，忠實的，期待着的。

——他們就是這樣離開了。

從此以後，著作家L沒有一天離開了他的工作。除掉了他的工作之外，他什麼也不理會，什麼也不思念，什麼也不觸着，以前的一切經過，在他是，如夢一般消逝了，沒有留下一點痕跡，但或者只是隱匿了，隱匿到他心的深處，連他自己也不知道的一個角落裏，誰知道？在這以後的時光，他整個地工作着，以他的生

命，他的力，他的血，一切他所有都灌注到他的工作裏面，供獻出來。他是完全如他所預期，因爲給與，而不是因爲吸取的。爲人類，他形成了進展之一階段。

而在許多年以後，他已經疲倦了，因爲他的力行將消竭。一天夜裏，他感覺到疲倦和空虛，離開了他的工作室，走進他絕不曾走進過的園子裏。夜色迷茫中間，他休息着在樹子底下，清野的空氣吹蕩於他的週圍。突然，有如夏夜流來的飄忽的夢，一個思想跑到他腦子裏面，『假如那個時候，我沒有離開呢？』這不期而來的思想使他吃驚了。『沒有的事，並且毫無意識。只足以擾亂我心底平安罷。』然而這思想仍然固執着。於是他想這樣想：『但是我已經離開了，並且已經離開了很久；這是事實呀。過去的讓他過去罷。』然而這思想仍然固執着：『假如那個時候，我沒有離開呢？』而地底的流光，凝聚起來，向他注視，憂傷而且忠實，而且消沉，預諾他以無終極的等待：而他懂得那意思。

最後他知道一切的抗拒是沒有效力的。

『長時期的工作以後，我的力已經逐漸消耗了，現在我需要一些新的力滲到我的血液中。也許這是一件不很壞的事，假如我能夠重見她。在這時候，生命已經變爲平靜；以後是冬天，我可以重看見她。

『我可以重看見她，這會形成什麼意義呢？然而，這總會是一種新的生活，是我以前所未經歷過的。我和這新的生活對面的時候，會有生底原野展開在我面前罷。我可以這樣作。』最後著作家L這樣决定。

於是他就在一張原稿紙上寫着。

『離別了許多年代的M：

『我祝你平安！

『現用不着重映那以後的時代罷，因爲，眼睛和眼睛是相對着的。

『生命在我們的前面，而過去的已經過去。爲現實所需要，我們走着我們的路子。春天去了，夏和秋也已消逝，但冬天還存在；而冬天是平靜的，並且爲春

底前驅，並且必需爲春底前驅。

「現在我已經很衰老，行將休息。

「然而，我還要工作，爲了新的時代，人類底新的時代。

「朋友，我需要重看見你。

「假如你的康健還允許，我等待着。

你忠實的L」

在這以後，著作家L仍然按照他日常的生活生活着。他服從那工作的律，掙扎着塡滿他的空虛，組織出他的思想來。但是，雖然表面上並沒有變化，然而一種隱微的生命底顫動振蕩着，在他內心的深處，於不知覺的時候起來，侵到他規律底地生活着的生活裏面。他那爲工作鍛鍊得鐵一般的腦筋裏，飄浮著一種他向來所不熟識的東西——幻想。

幻想像一些頑皮的小東西，雖然頑皮，却又可愛。以前，他努力和那些空虛

掙扎，想要塡滿她們；他執着於工作。但是，在這個時候，他雖然同樣鞭策着他自己的思想向他的邏輯，却在不知道的時候被引到別的地方去了；而他需要再把牠導回來。而這些幻想常常地常常地把他帶到那幼少的時代。

『那憂傷的，消沉的，馴順的眼睛，深燦而且神祕……（然而，他覺得應該使他自己平靜下去。）但是我會要重看見她。』

那來到的一天，他自己到車站去了。他因爲很衰老，已經長時期不曾離開他的屋子。是冬天快要終了的日子，灰色的雲很低很低地壓在空中，整天毫不移動，好像死去。空氣凍凝着，沒有風，也沒有呼吸。樹枝在冰凍之下縮着頭，困累而且憂傷。道路旁邊，屋角裏，樹根底下，和堆集底邊沿，有殘餘的雪附着。雪融化成無數的小窩，灰和沙浮在上面；底下，有未死的青草的根存在，等待着再生。人們在路上縮着頸項，帽子拉到耳朵底下，匆忙而且畏縮，有如他們已經凍凝，而希望從這凍凝中逃出去。一切都疲倦，困殆，等待着春底來臨。

年老人的著作家L覺得寒冷。

人們對他表示肅嚴的敬意。他一到，人們都集攏來了，靜寂地向他敬禮。在崇敬和頌讚中間，這位年老的著作家感覺到一些喜悅，不是因爲個人底榮譽，乃是，因爲他覺得他自已的工作並沒虛耗，而尤其是，幷沒有不正當，而在人類裏發生一些效用。

他等待着，覺得有輕微的激動。

那一趟車到了，他走到車門外面。

他看見一個老婦人走下來。她是一個和悅型的小的老婦人，她的背很彎曲，面上有很多的皺紋，雪白的頭髮覆在她頭上，反映出一些冬天的光輝。而她的眼睛，臥在皺縮的眼瞼底下的，有如含着朝日的淵水，平靜，和悅，而且光明。她從容地走下來，緩慢，遲鈍，但是穩定，正是老婦人特殊的和緩的行步。她小的美麗的手放在一個小姑娘的肩上，在那手旁邊閃着大的黑的清湛的眼睛。那是M

。於是他們握手，沉着，溫熱而且平靜。

年老的著作家L，覺得人類幼少的時代顯示在他面前：美麗而且康健。那是春天，在冬天以後，必定來到的。

一九二八，一，於衡陽

悽傷的故事

朋友：

我現在只能夠這樣稱呼你，我叫你朋友；其實，以前我又何曾用過別的名字？那麼，永遠是朋友好了，過去，現在，未來——唉唉，我怎麼能夠提到未來？我的未來在那裏？我也會有未來嗎？唉唉，就是這樣離別了，一點可憐的友誼總還可以留下罷——難道連這個也不應該存留在我的心裏嗎？朋友，你說，是不是一點可憐的友誼我也不應該得的？

那麼，讓我叫你什麼呢？人？一個漠不相識的人？唉唉，生活是這麼苦辛！然而就是一個漠不相識的人也有着和我同樣的心，不是嗎；那和我完全同樣的心現在所給我留下的，就只有這一點點了。

你是再不會來了，再不會來了，再不會來了！

不要欺騙我，不要安慰我，我是不能夠受安慰的，人要有一個完整的心，一個能夠容納一切的心才能夠受安慰，但是我現在能有這個嗎？沒有心豈不是更好嗎？而且，我受過了安慰之後又怎麼樣呢？難道世界上還有一點點希望給我留下嗎？沒有的，絕不會有的，就是有我也不願意要了。生命已經完全破滅了之後，一點點小的希望，反而會對你露出惡意的譏笑。所以我現在不願意你來安慰我，也不願意你對我有什麼好意，我已經完全失掉了領受好意的那元氣。

你是再不會來的了，我知道。無論什麼，就是元氣的本身也顯明地向我宣佈着這個——我聽見我的葬鐘高高響着。

在你剛去過之後，天色漸漸黃昏，黑暗侵進屋子裏來了，這正是我生命的象徵。

『去白日之昭昭兮

卽長夜之悠悠！』

這樣的詩，好像特地爲我做下的罷！我不去點燈，讓黑夜留在我的周圍；這樣於我到還適宜一點。我倒在我所坐的椅子上，哭了。我絕不曾在你面前留過眼淚，也絕不會讓你知道我會流淚。但是我現在爲什麼不哭？爲什麼不可以讓你知道一次？我們以後絕不會再相遇；地球是廣大而又太狹小：牠太廣大，絕不會使我兩個碰到一起，會把你帶到遠遠的遠遠的地方——而却又是太狹小了，沒有留下一個我們兩個可以相遇的地方。我們之間，以後，也就絕不會再有什麼交往了，這便是最後一封信呢，所以不妨多寫一點罷，不妨讓你多知道一點點。

我倒在椅子上哭，眼淚放肆地流下來，就像一個受了委曲的孩子。我不大知道我到底是傷心還是痛苦，或者既不傷心也不痛苦。我只覺得再不能忍住了。我已經忍受了長久長久，用盡我的力量站着，總算支持到最後一刻。這個時候，你已經走了，一切都已完了，我還用再忍受什麼？還用再抵抗什麼？只要我還有眼淚，最好是讓這些眼淚在一個時候都完全流盡。現在我什麼都不怕，也不用再隱

講我的感情，讓牠們完全發洩出來。

你走開是最好的，就這樣安安靜靜走開是最好的。難道我們還能夠愛起來？難道我們還有相愛的權利？難道我們還有相愛的心情？難道我還能夠再投入生命裏面？——已經完全沒有什麼東西剩下給我的了。那麼，爲什麼要去强求那不可得到的東西呢？與其讓幾個生命都破壞，還不如讓一個生命隱藏起傷痕慢慢死掉呢，並且致命的傷痕是早已有了的。我呢，現在也未必就會死掉——死於我是太好了，我還不能夠有那樣的福氣。

你的妻子，一個可愛的有福氣的少婦，我眞愛她；甯肯讓我自己完全毀滅掉，不肯讓她因我而受一點點委曲。這是我的眞情話。一個完全把捉不住了生命的人是不需要說什麼好聽的話的。願你們好好地相愛，而且，——不要紀念我。

唉唉，生命是這樣苦辛而凄楚！我甯肯，唉，要是我生生走入墳墓，要是我用我自己的手在我棺木上撒土，或者比這個還要好受點。唉唉，夜呵，永久永久的

夜呵，撫着我，不要離開，不要有天明。

——我眞不應該，爲什麼寫出這樣的話來了呢？寫下了這樣痴心的孩子氣的話：難道還要使人憐惜的嗎？我絕不需要憐惜。你不要爲我難過。人是什麼環境都會習慣了的。我的心會逐漸麻木以至於死，遠在我身死之前，那時候就會什麼都不知道了。所以，爲我難過是笨不過的事。但是，只這一次，只這一次，我將不制止我的感情，讓牠自己奔放。

你是再不會來的了，我無論從你什麼地方都看得出，而且你也再不應該來。

你今天在我這裏坐得比平常久，但是比平常沉默，似乎你還有什麼話不曾說出來；但不說來也好。你斜斜躺在那裏，就像整個悲哀的象徵。雖然你不說，我早已清清楚楚看見離別凝在我們中間了。我早已經知道不會有什麼幸福之羽翼拂到我面前的，這不意的夢到使我驚異——現在果然如所應該走的路子消逝了。

隨着你那沉默而高貴的影子以消逝，消逝了我的白晝，永遠地永遠地……

然而我終於過了一個短的光明的時期。這已經不是我所應該有的了。我既已有了這個，已經是遠超過我的希望，超過了我的夢。我還能夠有什麼別的企望？我還需要什麼別的企望？就在這很短很短的時光，我有了生命，有了光明，有了春——我這一生已經夠了。伴着你的福氣，伴着你的智慧和偉大，正如同太陽照過一樣，無論是什麼幽微的小草也會開起花來。而且，也正如同太陽絕不會注意到所照的草一樣，你也不會注意到我呢——朋友！

我這以後是不會悲哀的；反之，我這以後到將很滿足，因爲我將生活在記憶裏，生活在你所剩下來的餘暉。這於我已經完全滿足了。

實在，這是我從心底裏所說的話，我含而未吐的，實在，我並不會愛——並不會愛你。像我這樣的人，怎麼能夠和那樣偉大高貴的字有些許關連呢？我的心已經是沉死的池水，沉死到不能孕育一些生物。假如，在那個時候——我寫到這裏時，我的手是多麼顫抖——你向卑微的我有什麼要求，無論有什麼要求，我會不等到

你的話說完就完全呈獻出來；但是你却不能得到我的心。牠將躲避你，藏匿到最隱微的一角；牠沒有那樣的勇敢，也沒有那樣的福氣和你相見。唉唉，我可憐的卑微的心！

前一次你看到了我母親的像，你指着她的額說：「誰知道這慈祥的皺紋裏面含着多少苦辛呢。」我告訴你，一個女子的一生就只是罪孽和痛苦，所允許給我們的就只有忍受！據佛家說女子是因爲罪孽才受到這樣的輪迴，我想這或許是眞理，要是世界永遠是這樣的世界。不過你告訴我將來的世界會好起來，一切都不會和現在一樣，將來的女子或許不會和現在一樣的在黑暗中忍受。那樣的世界是有福的，那樣的世界中的女子是有福的，那樣的世界中的男子也是有福的。願你加倍愛你的妻，那個可愛的有福氣的少婦；不要以男子的心情推測她。

我告訴你一點母親的故事。以前我不願告訴你，因爲提起來我總有一點難受

現在我告訴你母親的故事，母親的故事總是凄苦的。到什麽時候才有快樂而光明的故事呢？人曾經告訴過我，當然，只有一個很特殊的人曾經很秘密地告訴過我，說是要等到到孩子們不再專門靠母親的子宮而生活，不再專門吸母親的血而生存；說是要等到父親也生育孩子；要等到那時候，告訴我，朋友，這是不是眞的？是不是眞有那樣的時候會來到？唉唉，凄苦的母親總是生出凄苦的孩子來的，吸過了那慘淡的乳汁是永遠不會和快樂之神會晤的(所以我的母親生下了我)這就是世界所以長遠如此不幸，長遠如此輾轉於悽傷苦辛底原因罷。

母親臨死的時候對我說：『要他們把我的家奠文做得長長的，把我所受過的苦楚都寫上去。』可憐的母親，她除此以外再沒有別的願望了。凄涼地含默了一生，什麽也不曾說過，到臨死的時候，才覺得『我現在已經完了，』說說也不要緊了，』才想到把她的心事稍一表白出來，這樣的婦人正多着多着呢。唉唉，母親的家奠文又豈是一點點文字可以寫夠的？又豈是一點點言語可以說清楚的？又豈

是那些那輩的文人可以想得到的？所以我現在親自爲她寫着，以我的一生，一直一直寫下去。

當日，父親的性情是不可捉摸的。他決不顯明地說出他的意思，只略略暗示，要母親先意承奉；而他又是異常之喜怒不測。母親告訴我——唉，母親告訴我的事多着呢，我現在只能說一點點——有一次，還是新婚不久，父親白天出去了。母親她走到同屋住的婦人處談天，大概是談得久一點罷。父親不知道什麼時候回來了。他輕輕悄悄地在屋子裏把嫁奩箱子裏所有衣服，許多沒有開摺的衣服一件一件抖開來，扔了一房，又把新的帳子扯下來，一條一條剪得粉碎。於是他不作一聲又出去了。母親只好暗中間哭，悄悄地急急地獨自兒收拾，等到父親回來了才又歡歡喜喜接着，沒事人一樣。無論怎麼樣也不說話，無論怎麼樣也不表示他的意見，只暗中間給你釘子碰，暗中間折磨着人，這樣的父親，對於女兒，已經非常之緩和了。而母親却永遠是對着一個不可知的神秘。

父親是一個懷才淪落，終生不遇的人，在什麼地方都保存着他的高傲尊貴。他文章做得很好，詩詞書畫，朋輩中沒有趕得他上的。他是很早很早的日本留學生，學的是採礦專科，在日本早就加入了同盟會，一個激烈的革命者。回國以後，他的意思是要好好地爲社會爲國家幹一點事，他也是那種能夠以全生命供獻於一種事業的人。但是他後來知道了，我現在也知道，這樣的人，在社會上並不需要。他只在民國元二年作了一點事，後來因爲與人不合，就遠遠地走開了。他的朋友，他的同學，他所瞧不起的那班人，都做了大官，很有幾個當了督軍省長的；這事深深地傷了他的心。後來他到了吉林，大連，青島一帶邊疆的地方，六七年不回家，在外面又娶了一個女子，對於母親我們是完全不理會的了。

從此以後，我們的生活是非常陰暗的。我呢，我原來就是黃昏的人。光明於我不過是閃電似的偶然映了一下，又立刻消滅了。自始至終是沉沉的黑暗，於我已經慣了，到不覺得什麼，反而是光明要使我驚奇。自始至終什麼也不看見的人

，忽然在光明之一閃中望淸楚了自己的前途，我覺得反而是不幸的。人是多麼奇怪的東西，你看，人無論在什麽環境裏都可以養成習慣，漸漸覺得可以過下去的。對於過去，我回想起來也不覺得什麽，只要長遠是如此，只要沒有光明之一閃來給我痛苦。

父親不顧及家裏以後，我們的生活無疑是很艱難的，我們就住到外祖母家裏去。我小的時候在外祖母家裏所過的日子是很好的，許多姑表姊妹之中，外祖母最喜歡我。我小的時候，並不怎麼樣笨，樣子也不怎麼樣長得難看。不知道怎麽樣，大概是母親淒苦的乳汁所敎給我的罷，在很小很小的時候，我就會看人家的臉色，會聽人家的話因。所以，在什麽時候總是孤落落的，不大和人家在一起，而且無論什麽時候，都覺得人家暗中間會嫌厭自己似的。現在再住到外祖母家裏去，因爲父親不顧及我們而不能不住到外祖母家裏去，這事很傷了母親自尊的心，就在我孩子的天眞裏面，也深深印着灰色的痕跡呢。唉唉，我們那時候一切都

是顧忌着的。

母親是很要強的。她一生沒有留過話柄給人家說，甯肯暗中間把自己的血和肉一點一點消耗盡。在家族中間，提到了她的人沒一個不稱讚她的賢德，但是母親的苦辛只換了一個賢德的空名。我們在那個時候，想盡方法不讓人家知道我們的窘迫。『你父親是幹大事的人，他生平沒有向誰低過頭；若是只要稍微低頭的話，他現在早已闊起來了。我們無論如何要給他爭這一口氣。』——在夜裏工作很疲倦，覺得不能支持的時候，母親總是向我說這樣的話。

白天我們是不做什麼的。母親抱抱小妹（可憐的小妹，父親出去以後她才生下來，四歲就死了；她竟沒有看過父親），有空的時候也不過做做鞋子，縫點我們穿的衣裳。母親做衣裳的手段眞好；她知道怎麼樣把舊的拚湊起來，知道怎麼樣把毫不值錢的料子弄得很好看。我們那時候是太窮太窮，但我們的衣裳都還精緻整潔，沒有留下給人家說話的破綻。白天我大部份的時間陪着外祖母談天，和表姊

妹們做點輕巧的針線，但我的心却深深地戀着我的母親，戀着小妹。幻像常常無端來侵襲我。不知道怎麼樣我會忽然看見母親在我面前，消瘦了，消瘦了，一直消瘦下去，起先是她的血和肉，接着是她的骨頭，接着是她的一切，於是忽然沒有了。於是又是第二個幻像。母親僵直地躺在地下，小妹在揪她的衣裳，揪她的耳朵；她以爲母親在和她玩耍呢——但是母親沒有答應，也沒有動。小妹哭了。這時候，憂傷窒塞着我的心，我的心刺痛，我却儘量歡笑着——直到我不能再忍的時候，就悄悄起來，悄悄走回屋子裏。我窺見母親的背影，聽見小妹的嘻笑聲，放心了，知道一切都不過是幻像，欺人的幻像，起於我過分企切的心罷了，便又走回來。有時候我特異的神情被外祖母察覺一點了，便就心地問：『孩子，怎麼了？又想起你爹嗎？』『爹剛來信呢。』於是我加倍歡笑，在一班姑表姊妹裏面，我總是顯得最快樂最活潑的。

但是到了晚上，空漠而黑暗的晚上，靜靜地等到母親睡了以後，我俯在枕頭

上哭，哭，每每到鷄叫了好幾次，精神完全疲乏倒了才睡着。

父親的信怎麼樣來的，這是一個秘密。我從沒有進過學校。父親高興的那幾年，他教我讀書，特別是關心我習字。我操的一筆蘇字誰也說不是女孩子寫的。以後我臨我父親的字。這當然不像，但是外祖母只認得幾個字，舅父不常在家，並且他眼睛很瞎，也沒有被發覺的危險。大概兩三個月的樣子我們便假造一次父親的信，叫奶媽拿去交給她的丈夫，在我父親的一個朋友家裏作工的，再由他轉送過來。這樣，父親完全不理會我們的情形便被隱藏過了。在我寫那些父親給我們的信的時候，我心裏的難過眞無法形容出來。我常要寫好幾晚上寫好多張紙才能完成，因爲我的手是太戰顫了，而眼淚又常常把我所寫的毀壞掉。

奶媽是我們秘密中主要人物。那樣忠實，那樣誠懇的老婦人，除掉母親，她是對我最好的人了，而她也是母親之外我所最思念的人；現在也已去世了。那時候我和母親完全靠手工生活。我編毛繩子，挑十字布花。母親刺繡，做小孩子的

帽子，鞋，以及各種別的東西。那時候我們這裏編毛繩子，尤其是挑十字布花，都還初興，會的人很少，母親刺繡又非常高妙，所以我們還活得過來。這些工作都是晚上做的。奶媽瞞着人替我們拿去賣。晚上我們做到很晚很晚，我和母親默然相對，都不大說話，而憂傷是濃重地壓在我們的心頭。我望着母親的樣子總覺可憐——她是那樣憂傷而沉默，總使我不因不由地要幻想到什麼忽然的變故要發生，她會遭遇到什麼意外的不幸。這恐怖常是一下子把我捉住了。至於我自己到不覺得怎麼樣苦。第一是我那時身體很強壯，我能夠支持。第二是我很年輕，年輕的人總是，無論在什麼灰暗的環境中，縱然沒有形式罷，總有着朦眛的將來的希望。第三是我暗暗地覺得自己驕傲，因爲我用自己的手替父親撑持家門；我們到底替他爭了這一口氣，沒有什麼可以使他自己引爲慚愧的。

我給你寫得這樣多這樣多，或許你會不耐煩看了；會的？不會的罷？我的性情有幾分像我的母親，願意含默，願意像一個受了傷的野獸，悄悄地躲在洞裏，

不讓別人瞧見我的傷痕，也不讓人家知道我死去的時候和地方。就是母親在的時候，我也沒有向她說過一句多的言詞，向她說過半句凄苦的話。我過去的生活從不曾向你說過什麼，我說過些什麼沒有？但是現在我却不妨多說一點，不妨讓我的情緒儘量傾吐，只這一次，因爲只這一次了。我死了以後不會有什麼人替我做家奠文，我也更不需要誰做。等我替我母親的家奠文寫完了以後，就可以安安靜靜去睡了。這一次讓我把什麼話都說出來罷。

不過我們那時候也並不是完全沒有一點快樂，那就是因爲我的小妹。小妹是那樣一個聰明美麗的孩子，沒有誰見了不愛的。不過我聽見聰明的孩子是不好養的，往往很小很小就死掉，這大概是因爲這世界並不需要聰明的孩子，或者是聰明的孩子感受到比普通人加倍多的痛苦，而她脆弱的心靈却受不住，所以早早就死掉了。

有小妹在的時候，我全部的心靈差不多就傾注在她身上，我感到無上的快樂

。那個孩子呢，就像沒有父母的孩子似的，總是依依地傍着人，用她那含愁如訴的大的眼睛注視着你。她什麼都知道，雖然只是四歲的孩子。人家一提到父親，她總竭力辯護：

『爹剛來信，爹說不久就要囘來的，要帶好多好多的錢囘來。爹最喜歡我，要給我買東西。』

但是到晚上我或母親逗她問着的時候，她却什麼也不說，只是擧起那含愁如訴的大的眼睛望着你。在她幼小的心靈裏面，已經知道了『社會的關係』了。

她照例是很活潑的，在一般孩子裏最會游戲，而她的遊戲永遠是可愛的不惹人嫌的。而不知道是怎麼樣，正如同沒有父母的孩子——而我寫出這樣的話來是多麼心傷！——大家玩得好好的時候，她忽然會走開去，站到壁檐脚下，默默地咬着指頭。

『不玩了嗎，小妹？怎麼樣？』

「我心裏不想玩了。」

「誰欺負了你？」

「誰都沒有，都對我好好的。」

「那麼，爲什麼不玩了呢？」

「我心裏難過。」(你看，這難道是一個四歲的孩子所說的話嗎？)

我把她抱過來，緊緊壓在我的胸頭，我的臉偎着她小小的臉。

「怎麼說出這樣的話來了呢？這也是小孩子說的話嗎？你知道什麼是難過，在那裏？沒有的事。」

她默不一言，用她那含愁如訴的眼睛凝注着我，小小的指頭指着她稺弱的心窩。她生成那一對含愁如訴的大的眼睛，梢頭一蹙一蹙的眉毛，那樣引誘人，又那樣使看的人不好過——這就是她所以早夭的原故了。我沒有看見過小孩子有那樣靈動凄傷的眼睛，那樣愁苦的眉梢。唉唉，憂鬱的母親慘淡的乳汁所生的孩子

呢。

於是我不作一聲把她抱到屋子裏，我的心說不出那樣的難過。

像這樣的事是好多次好多次有着的；但是她却如同能夠引起愁苦那樣的能夠引起人的歡樂。

終於，這個孩子却像春朝的花一樣，於不知覺的時間消萎了。起先只是一點很小很小的病，隨後就躺了下來。她却是永遠地那樣柔順那樣慧聰地躺在床上，用那消瘦了的更加顯得憂傷的眼睛望着你。那樣小的孩子，却那樣沉靜，是怎麽樣也使人忍不住要落下眼淚的。

『起來，小妹，喝一點藥，喝過後就好了的。』一點聲音也不作，一點倔僵的樣子也沒有，溫溫地坐了起來，溫溫地把藥喝完了，却顯然是難受的——那樣子，看了眞使人傷心呢。

『喝過藥就好了的嗎？』

『喝過就好了的。』

『這藥却是苦的，不好喝的呢。』

『你要耐着點兒，小妹；有了病才要喝藥的呀。』

於是不再說話了，也似乎消失了那說話的元氣，溫溫地合着眼似乎是睡着了。躺在床上的樣子是那樣小，樣子是那樣蒼白，眞像一束被摘下來的白的花睡着了，要不是看見她弱小的胸部在微微起伏。實在，那藥究竟是不是喝得好的，那苦的黑色的液汁是不是應該强迫着她喝，我完全不知道。我只能夠盡我的力量，按照我所能夠做的做去。

就在一個寂寞的早上，我們醒來的時候，她已經離開這個世界了。她死的時候是那樣安靜，我們一點也不知道。唉唉，小妹是，那樣窈小，那樣含默，憂苦而靈動的小的生命，只給我們一些傷心的紀念就離開這世界了。

她那小小的屍體躺在地板上，一點不顯得難看，正像剛睡着了一樣。那含愁

如訴的大的眼睛，這時候一半閉着，樣子非常溫柔。小小的臉子像在微笑，又像在懇切地祈求。皮膚蒼白得幾乎透明。我曾經把白的玫瑰花夾在書本子裏，過了好久拿起來看，枯乾了，潔白中帶着一點萎敗的淒黃，微微的殘香仍然吐着。我看到了小妹的沉靜的屍體，不覺得聯想到枯乾後的白玫瑰花，也似乎聞見那淒涼的悼惜生命逝去的香氣。那時候我並沒有哭，只覺得異常空洞，覺得好像什麽也沒有了，沒有黑夜也沒有白晝……………

但是我們也還是活下去，淒涼而乾枯地活下去。生活到什麽時候也是苦辛的，而且苦辛的度量像是無極盡地增加，而母親是連血也榨出來了似地勞動。我仍然寫着父親給我們的信。

其實我本不應該再提起這些的。過去的事不大提到也就忘懷了。而重提起是揭破了舊的創傷似地痛苦。就是那些慈祥的皺紋都慘痛地一條一條聳立在我面前。現在我本不應該提起什麽來；今天不知道爲什麽要提起這些，提到許多許多的

事。也許是想要重經過一次痛苦，從痛苦中重味着過去，我現在並不拒絕痛苦；也許是要把這些傾吐出來，爲的要傾吐我的…………

在外面經過了長時期的失意，所眷戀的那個女子又離開了，父親從吉林回來。他是蒼老，衰頹，疲憊，只有尊貴高傲的心情還是存在，但他已經完全沒有了力。我們用我們所有的溫情接待着他。這些溫情終久不能溫暖他已經頹喪了的心；就是我們自己，也好像覺得自己是沒有靈魂的，只是附着在什麼東西之上的一層殼。我罷，譬如在做着什麼事情的時候，忽然會停止，好像發覺到忘記了一件什麼，要思索好久好久，才能夠再做下去。我們的屋子總是空的，長日沒有什麼聲響。父親回來以後，我和母親不用晚上趕着做工了，但我反而覺得孤寂，覺得夜晚長而可怕。

父親是，一想到他那衰弱了的腦經，消瘦了的手，一想到他現在已經沒有幹一番功業的希望，已經不能夠爲國家爲社會做一點事，我不知道他心裏是怎麼難

過的，只要一看他那喝酒的樣子罷。舉起杯來，長時候長時候不近嘴唇，却在什麼時候猛烈地狂吸着，那神氣，正像餓死飢鷹，忽然奮迅。他的尊貴和高傲却不因潦倒而消失。有一次，他的一個舊友，那時當了省長，聽說他很貧困，就差人給他送一點錢來，數目我忘記了，大概是幾十塊錢的樣子。因為那樣的贈送不很恭敬，他就當着來人把錢一起毀了，也沒有給一個回信。就這一點，可以知道他是怎麼樣好好地保持着自己的。我對於父親是，什麼都饒恕了；他拋棄我們的事，早已經忘記。就是小妹之死，到後我知道由於營養不良，並沒有別的病，從前一想起，就對於父親，對於他所眷戀的那個女子懷着激烈的反感的，到那時也就消失了。我只要一看到他那過於衰老的，比實際年齡要衰老得多的形體，那遲鈍的動作，那淒然的影子，便起了一種又尊敬又愛又憐惜的心情，這中間，你知道，是夾着許多感傷的份子的。

回到家裏的父親，只一年光景，就因為肺病和神經衰弱而死了。他臨死的昔

形，我無論什麼時候都記得清清楚楚。他後來變得非常和善，尤其是對於母親，非常體貼週到。『媽，你歇一會，你累了。我今天好一點，再過幾天就可以好起來的。』再不然就是叫我：『妹——父親和母親都只叫我妹——你坐到這裏來。』我便搬一張小竹椅子坐到他床頭。他用他那大而枯乾的手撫着我的頭髮，隨後壓到我肩上。我從他手上感到戰慄，感到行將消逝的靈光，就起了隱微的悲哀

『把「小招」讀一段我聽。』

『——朱明承夜兮時不可淹，皐蘭披徑兮斯路漸。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魂歸來兮哀江南！』我用曼聲讀完了這一段，他喜歡了。

『好，如今讀稼軒詞(更能消幾番風雨)。』

我又唸着：『更能消幾番風雨，怱怱春又歸去。惜春常怕花開早，何況落紅無數！春且住！見說着天涯芳草無歸處。怨春不語。算只有殷勤畫簾蛛網，盡日

惹飛絮。

『長門事，準擬佳期又誤！蛾眉曾有人妬！千金縱買相如賦，默默此情誰訴。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閑愁最苦，休去倚危欄，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我唸了，心裏也有些惘然。他衰颯時只喜歡這些東西。

『蕪城賦全記得嗎？——背下去，忘了的時候我提你。』

就是這樣，我每天替他讀幾點鐘書，他病中惟一的娛樂就只有這個了。等到讀完了我走出去，却忍不住流淚了，瞞着不讓母親知道，但是瞞不住父親。他好像什麼都知道，不過不做聲。有時候忽然說：

『妹，我不要緊的，就是苦了你們了。』唉唉，你想聽了那話的時候我的心情是怎樣。

（從前我是好流淚的，現在却不是這樣，以後我將不再流淚了。）

父親死時那幾天的景況我沒有氣力再告訴你了。那時我沒有悲哀也沒有傷痛

，也沒有企急。我只是異常空洞，空洞到一無所有。空氣像沉重的實體似地壓着我，而地板以及別的什麼東西，椅子，床，熬藥的罐子，却完全是空的，就像一個幻影，我伸手去却把捉不着。

此後我和我可憐的母親也沒有同住過好久，她已經再沒有那活下去的元氣，不久就隨着父親去了………

我也曾結過婚，而命運是這樣注定了的，一切於我都是把捉不住的幻影。我正如同做一個夢，在我還不曾分淸楚那究竟是夢還是事實的時候就沒有了。如幻影之消滅，他也一閃就死了。

…………………

母親的故事就是這樣完了，但是母親的家奠文却還未曾做完，我還要給她寫下去。

現在你知道我的生活是空洞中的空洞，虛無中的虛無。我什麼東西都把捉不

住，也沒有把捉什麼東西的願望。甚至於連悲哀通沒有了。只如同一個生活着的影子，如同空山中的幽靈，如同被風吹着的一點點浮雲，不久就要消散了的。

……………………

朋友，再叫一次朋友罷，無論這名字是否應該。朋友，我們就這樣分離了，這是完全應分的。你知道我們是沒有法子在一起，我們是在兩個世界，如生命之與幽靈，我呀，一個用自己的手自造着墳墓的活死人！在墳墓裏決取不出什麼東西來；縱然勉强拿出來了，已經都是僵死的腐化的了，會凍僵了那取者之手。已經沒有了生命的東西，誰能使之復活呢，縱然是太陽？

我永遠是我那個生活裏面的產品，那個生活已經深入了我的骨髓。我是屬於舊時代的，沒有法子出來，也就不願意出來了。我有着我母親的氣性，也有着我父親的氣性；我母親慘淡的乳汁塗遍了我全身，他那含默和無知識完全傳授了我。我父親的高傲——我有什麼可高傲的呢？除掉我自己的死滅？——和潦倒也在

我血液中流着。我是從舊式的大家庭裏出來的，在那裏面養成了我的一切，我的骨也要歸於那裏。把我給那裏老淪落的父親，替他在病床前面讀讀凄涼的詞賦是可以的。把我給聰明薄命的小妹，做她的大姐，又做她的母親也是可以的。把我給凄苦慘痛的母親，和她無言相對地深夜忙着勞作也是可以的。除此之外，就再沒有我的生活了。唉唉，已經破碎了的心是不能夠再收拾了的，已經空虛了的生命是不能夠再塡滿了的，已經死滅了的生命是不能再復活的——太陽雖然來了，但層冰底下仍然是一樣的寒冷。

離開我罷，永遠地永遠地離開我罷！

讓我從你的記憶裏消滅！

爲你自己，爲你可愛的有福氣的夫人，保重着，而且替我爲她祝福！

永別了！

一個不幸的女人。

蘇麗君

整個夏天，差不多都同武倚劍在李園裏過掉了的，那地方本來是人家的花園子，風景建築都很好，現在有人租借着開設夏季的茶園子。在這地方，差不多是很時髦的事，設備也還週到，就成爲一時遊覽的中心了。

我愛那地方，有一點特殊的風味。一方面是就廢的名園，保存着古代的使人凄傷的美。好多地方的枯樹死藤都沒有掃除，頹落了的太湖石都沒有扶起，敗了的閣子遊廊也就扔下了。這樣使得全體上本來趨於樸野幽靜的建築更加强烈。而這時候牠却穿着多麼奇異的服裝！一切享樂，一切浮豔，一切肉底徵逐，這時候都集中到此處了。近代物質文明的發揚及其沉墮，和古代的幽靜以迫切的關係壓在一起，眞使我感覺到一種微妙的感觸呢。我愛和倚劍坐到遊廊曲處，一面臨水，也稍微和繁囂隔離一點的地方，儘是談着談着，讓我們的話自然流走。這時候

，正好像無思慮似的，讓一切的歡感都投影在我們的心上。

倚劍總是愛談話的。一談到他的舊事，總是雄心勃勃的，我老是不多作聲，只偶爾插一兩句，只在靜聽中默默觀賞他那不願抑沉下去的邁往的心。他現在沒有什麼事情幹，儘着把力量消散吞滅下去，這時候，總多一點感慨的。

因爲在這地方來的多了，茶房們都很熟的。我們正在談話的時候，一個小個兒茶房走來，俯在倚劍耳朵旁邊說話。茶房總是愛鬼鬼祟祟的，好像他們負着許多重大的秘密，倚劍在那些地方混得很熟，閑雜人，所謂遊惰階級的份子認識得極多。

『亭子裏一個姑娘在打聽你呢，武先生。我走過去打把子，那個穿鐵青花葛旗袍的姑娘，一面回頭丟手巾給我，一面輕聲問，「你去問問那面坐在廊子上的兩位，有一位是不是武先生，」我說「正是的，姓武，我認得的，有鬍子的那位是武先生。」停了一會又對我說，「你對武先生說——」剛說到這裏，人家趕着她說話

，就打斷了。」

倚劍略不經意似的對茶房說：

『你告訴她，就說我想不起在什麼地方會過的了。順便打聽她叫什麼名字。』這是倚劍的習慣，看來像什麼也不留心，但週遭的人却早觀察得很清楚。這時候我們左邊的水閣子裏有幾個闊少在喝酒，帶的四五個妓女，來回都走我們面前經過。我想倚劍早已經把他們看得很清楚了。

『你看見了沒有，那個姑娘？到奇怪，我想不起她是誰了。平常會過一次的人我大概不會忘記的。』

『或者是你認識的他們叫的姑娘？』

『不會的。』我們也就把這事擱開了。

以後喝酒的人散了，那個姑娘從我們面前走過的時候，望了一下倚劍，那樣子很關切。我想他們不會是一種浮泛的遇合。

一個十八九歲的女孩子，長得很美麗，臉子和態度都很好，但是神情間總隱含着凄楚，大概是生活的原因罷。大概過着那樣可憐的生活的女孩子是，情緒是被酷烈的刺激死沉了下去的，什麼也不感覺到。但也偶有一兩個，終於不能把自己完全消滅，便辛烈地創傷着自己，那才是最苦惱的孩子呢。只一看到，我便想這個女孩子是屬於此一類的。她的粧飾非常素樸，黑的旗袍，黑的平鞋和絲襪，頭髮也只隨便挽着，那樣子，那態度，要不是在這地方遇到，絕不相信是妓女。那美麗的却顯得抑沉的臉子，有深湛的眼睛，長長的目睫投影在上面，時時含着深思似的。就是笑的時候，頰上浮着酒窩，但眼睛總是沉於什麼遐遠的情思。眼睛旁邊有一道黑的圈，却並不損傷她的美麗，只是陰影似地把那凄傷的眼睛籠住，有如黃昏籠住了欲墜的新月。一看到了那樣的眼睛，却想到她暗翠的命運，褐色的生活，是不能不有一些輕微的悵惘的。

那個小個兒的總現得狡猾似的茶房又走來了，仍然是俯在倚劍耳朵邊說話。

『不是走過去了嗎？叫蘇麗君，這邊頂紅的姑娘呢。幾多下江姑娘都給她壓下去了：眞漂亮。武先生你看不是嗎？我把話說過了，她悄悄地要我告訴你，說是和武先生在湖裏會過一次，東桃花山底下，好幾年以前的事了。她說武先生總可以想得起來。末了要你有空的時候去一趟。武先生，今晚上去好不好？我知道她住在臨湘大旅社，二十四號房間。晚上我領武先生去好不好？』

倚劍沒有回答他，那個小個子茶房很狡猾地望了我們一眼走了。

倚劍有點感慨似地對我說：

『是她呢，怪不得我想不起來了。在湖裏看見過一次，好幾年了，她已經長得這麼高了。想不到還在這裏遇見。』

『這個女孩子是誰？』

底下是倚劍告訴我的故事，他前幾年生活中的一片段。

……………………

我對你說過的，前幾年我是幹什麼事的人。那幾年我正在湖裏橫行，有幾十號船，二百來槍，好幾百人。名義上是巡邏隊，實際上是做我們自己的事，但是我相信比什麼官軍之類却還要好一點。我們眞是按規矩作事，從不亂來一點，所以跟湖裏面的人很好，尤其是漁船堤工等人。其實江湖上規矩很嚴的，我們自有我們的信條和法律。譬如說罷，有幾宗事犯了非舖刀子不可的。舖刀子是江湖上最嚴重的刑法，儀式極其莊嚴，你沒有聽說過罷？地上頭插四排刀子，刀鋒向上。把犯事的人洗剝過後，手脚細起來，兩個人提着，從樓往刀子上一扔。要是刀子一把通平倒了，人全沒傷，就算是寃枉的，放開來大家替他道賀，這儀式也很隆重的。大概最重的幾條是不得黑夜採花，不得欺兄盜嫂——江湖講義氣，最忌犯黃天霸，因爲黃天霸殺了結拜的兄弟——不得帶水拖條，就是犯內應。犯了這幾宗非死不可的。這裏面說起來很多很多，還是不說罷。

剛才這女孩子的眼力到很不錯。好幾年的事了，一見面就認識。我想我和從

前大不相同了，樣子就改變得很多。她還沒有忘記我呢。

我那時候愛帶四五個弟兄，一隻浪裏鑽在湖裏跑，人家大概認得我的船，船上着一枝小黑旗子，現在說起來湖上的人都還曉得的。

有一天，正是八月天氣，葦子都白頭了，黃昏時候，我到了太京湖東桃花山底下。把船交七八人駕着，我自己在艙裏喝酒，同着三四個弟兄。正喝着，一個弟兄進來說：

『前面來一隻烏江子，裝兩張花葉子，看樣子好像要幹生意的。報告隊長怎麽辦？』

那時候他們都叫我隊長。烏江子是走湖裏很有名的船，運私貨當水賊的極多。船並不大，却極能經風浪，走的也快，船戶都是極强悍的。

『帶過來。』

弟兄們出去叫聲落蓬，那船認得是我們，就規規矩矩靠攏來了。我走去一看

，烏江子上只兩個人，船裏是兩個女客，沒有裝貨。船頭上一個大漢看見我出去了，立刻向我吟詩句，背底子。這到使我生氣了。我起先並沒有想到他們一定要動手的，因爲沒有什麼多的東西。我冷冷地告訴他：

『好的，在我面前拉交情了，我不懂得這些。你難道規矩通不曉得嗎？船裏面什麼貨？』

『兩張花葉子。』

『到什麼地方去？』

『長沙去的，到那邊去做生意，是門戶人家呢。』

『可不是嗎？一則是單身女客，二則是穿州走縣的，這也就動手嗎？你把我們的名聲都壞了。你是那個手下？』

『海大哥的。』他指的是高海，我裏面有名的一部份，也不完全歸我統率。

『好的，把他帶給海大哥辦去，給兩個女客另外找一個船送到長沙。』

我以爲事情就這完了，交弟兄們辦去就可以，正預備進去喝酒的。誰知道那漢子看見炸了，回身從艙板底下抽出把邊鋼刀來，把我們的撓子削了，一手就扯蓬開船。我當時眞氣極了，拔出駁壳來。可是槍一到手，我到噤住了，打死了他在海大哥面上不好看。江湖上義氣，各人手下犯了事要交各人自己辦。我雖然是大隊長，也不能扯人家面子。這樣的思想僅只一閃，就一槍把烏江子的蓬索打斷了，船橫過來，不能快走。

那個漢子却也非常强橫，一點不屈服，反到在船頭上大駡：

「你們仗的是幾根烏吹火筒，老子偏不怕！老子今天不要命了——他一手撕開衣服，露出脯子來，直挺挺地正對我站着——開你媽的槍罷，老子有的是好槍靶子。是漢子和老子拚一下。」

我給他這一駡，揑住槍不好放了。要打死他非常容易，但事情傳出去却不好聽，說我不英雄。不過就不用槍罷，要做了那樣的東西也不很費力的。我把駁壳

插上，回頭對身邊人說：

『劉七，拿我的刀來。好東西，夠得上我一拚嗎？』

誰知道劉七在我身邊，却只是冷冷地答應，並不動身取刀去。

『幹這樣的一個東西，也要隊長親自動手，我們就專會吃飯？我不信。』

劉七眞是一個好漢子，我最得力的伴當，在我面前忠實極了。看起來有聲沒氣似的，懶懶地就像死蛇，可是幹起來却眞凶，眼睛一紅，什麽也不顧的。他使得一對好流星，等閑三二十人攏不得身，槍法也極準。近來聽說在華容當跑堂的，抽大煙，窮得不得了。這一班人都是這樣下落的。

兩隻船靠近不到七八尺，劉七一面罵，一面解下流星來了。只三四下，早把那個漢子纏倒在船頭。人一倒，船還隔得遠，劉七早跳過去了。我喊得快，『把他綑起來交給海大哥去，』還是給劉七一刀背，把膊子砍斷了。弟兄們把船戶和兩個女人帶到我面前來，一個四十來歲的婦人，一個就是剛才那女孩子，蘇麗君

，才十二三歲，那時候叫，叫明伢子。我那時候看見她清清秀秀的，一雙大眼睛，含愁若訴，看見我也沒有一點恐懼的樣子，就想到她不應該是門戶中人。也曾有閃電似的思想在我腦中瞥過；但是一則我那個時候沒有那閑情，二則江湖上最忌的婦人，不能不避忌一點，也就丟過了。我那個時候叫一個船把她們送到長沙去了。我們就只會過那一次，想必她很留心的，所以到現在還認得。

想不到她現在長得這麼大了，想不到也還在煙花巷裏。如今我也在潦倒中，却在潦倒中遇見她了。事情眞是難得說呢。

『看這個女孩子，』我說，『始終不像一個倚門戶的。你看那眼睛，總像含着深深的思想呢。』

倚劍沒有答應我，仰着頭像在想什麼事情。我一想到他在湖裏過着無羈束的生活，常常是兩三百里的水面，葦子白頭，潦盡水清的時候，掉一雙雙飛燕，帶四五個弟兄，湖上往來，正饒有中古風味。在不見邊際的湖波中游蕩，又靜寂，

文豪邁，而嚴守着他們的信條和道德，正如同古代的遊俠，那行止也是可喜的。

我看見倚劍這時候神往於舊事，因爲一個不相識者之問訊而引起心懷，也似乎引起我一些感慨來了。

『什麼時候去看看她罷。』

『也可以的。』就再沒有說別的話了。

過了一星期，這事大概也就忘懷了。

一天下午，我到他家裏，倚劍正看着信，看完了默然交給我。

信是蘇麗君寫來的：

『倚劍夫子賜覽：

李園一遇，竟似夙修。九年思慕，一朝遂心，心魂俱震，有如夢寐。

歸來遂病，意氣索然，分不得生，生亦無聊。

罪孽之身，覊遲廿載，行將解脫，曷勝欣幸。每思故常，凄然傷痛。深夜涸

湖，何堪自弔！生也不辰，墮此溝涸，心慘目笑，魂悲色歡。浮萍之根，隨波漂泊，柳絮無着，任風侮弄爾。

然而藕絲難殺，燭淚無乾，此心不滅，終知傷慘。午夜淒風，凌晨殘月，照知妾心爾。

平生所遇，盡是羅刹，幾曾有面目向人耶？惟夫子一人，視妾如傷。湖上一遇，結想無忘，而雲天遐隔，如妾者又何福可接左右。遊園一遇，未敢通欵曲者，良以罪孽之身，不敢勞夫子顧盼也。

今也骨血離散，元氣消沉，魂游墟墓間矣，何顧忌而不吐耶。能不棄汚賤，玉趾下臨，則妾有死之日，如生之年，枯骨殘骸，俱蒙輝蔭矣。是所願也，非敢望也。

臨死哀鳴，語無倫次，幸傷而憐之。

下妾蘇麗君再拜。」

看過了那信，我也默住了。停了一會才問送信的人說：

『你們姑娘病很重嗎？』

『重着呢，好幾天沒吃東西了。姑娘脾氣怪得很，病了，絕不肯吃藥的，向來三五天總好了，這次却來得陡，也不肯吃藥。我們不知勸多少，又不敢多說話。雖然是病得很，成天依然打扮，只靠沙發坐着，不肯睡。也有來看的人，都給臉子給趕走了。姑娘近來脾氣更壞。』

『她說請武先生去嗎？』

『前兩天就打發我來的，臨走臨走又叫住了。今天叫人扶着寫了封信，說請武大人無論如何去一趟。姑娘說，雖然那樣的地方髒了武大人的鞋子，本不敢請，不過臨死的人也只請得一次了，總望大人不要推辭。姑娘在等着呢。』

『好罷，你先回去，說已經知道了。』

我等四把子走了以後，才對倚劍說：

『怎麼樣？去一趟罷？看來這個孩子很可憐，也是嘗着凄苦的生命的人，不是泛泛的妓女。信寫得很好，感情也眞摯。你到可以去看看的。』

『想不到她是這樣留戀呢。我罷，你同我去一趟何如？』這是倚劍的回答。

我只得答應了。

下午五六點鐘，和倚劍同到臨湘大旅社。妓院子裏也去過幾回，雖然每回總含着一些凄涼似的情調，但不會和這次一樣的，一看見蘇麗君，就絕不想到她是妓女，這樣的思想怎麼樣也引不起來。一看到了那有如遐想的眼睛，便覺得心的振動了。同着武倚劍走來，我心裏，正如同看一個病深的女友，正如同去傷弔一些不幸的命運，總覺得非常抑沉似的。我覺得，人的同情，也正不是幾個人特有的天賜。只要把社會上的虛矯去掉了，隨在都可以觸發起同情來，我現在對一個不相識的妓女懷着同情，並不是什麼奇怪的事。倚劍像沒有事一樣。他照例很鎮定，不能從外貌決定他的情緒。

麗君的房子是三層樓上帶着套間的精緻小房間。兩面窗戶都對着江水。已經是七月間黃昏的天氣，斜陽還覺得很是酷烈，粉色的窗簾放下來了，擋着從湘妃竹帷間偷射進來的陽光。屋子裏滿流着一種暖和的黃色，但不知道怎麼樣却帶着衰颯的氣分。屋子的佈置非常簡單，線條和顏色都淸淡而調和；却正因爲這樣，和牠的女主人的身世起着顯明的對照，在我是，暗暗地引起一些遐遠的情思了。麗君靠在香黃色的古錦大沙發上面，圍着一條淺色玫瑰紫的薄氈，她穿着西洋式的便衣，兩臂無力地垂在氈子外面。看見我們去的時候，想要站起來，但是知道她的努力是無效的之後，只笑了一下，一種短的微笑浮在她嘴唇上面，看了她那籠在暗影的眼睛，深深地投你以靜的悲哀的，和她那沉重地發着炎的紅潮的面頰，誰都會爲她的美麗所驚，而却又誰都會立刻聯想到行將枯萎的美麗的花的罷。那短的微笑是，正如同一首未完成的傑作，似乎她忽然被憂傷所打擊，又似乎她本來已經沒有了這笑的元氣，而因爲是有着的這愛嬌的習慣，所以仍然淺淺地笑

下罷。粗粗一看，好像她並沒有什麽大的病似的，但立刻可以知道她正在生與死之間掙扎着呢。看樣子，好像是沉重的隱着的肺病爆發了似的。

她沉默了好久，大概是要集蓄起她所有的力量來罷。我們誰也在忍受着那沉默，只倚劍略略問了一下她的病狀。

『眞對不起，我一個快要死的人，大概就會是這幾天罷，什麽別的話通不能說了。其實我的死和生，也就和露水似的，本不應該驚動。武先生居然肯來，我一生最大的願望已經達到了，死也就很歡喜的了』。她說到這裏，氣喘住了，停了一下，以後却更加用力地說下去。

『——其實我還是死了的好。像我們這樣的人，活着也不過是給人家取笑開心；死了到乾淨。我本應該早就死掉。老是躭擱着躭擱着，爲的就是想要等到今天的這一天。我只有很少的幾句話，想要對武先生說一下，說完了就不敢多留。這樣的地方，怎麽能夠讓武先生多坐下呢。』

『就是那一次在洞庭湖上，在東桃花山底下，同武先生遇見了，就把我的終身終身決定了。那眞是一天光明的日子，我一生最光明的日子。我以後永遠生活在卑汚黑暗裏面，但是那一天光明的餘暉却仍然照耀着我，才使我能夠活到現在。』

『正如同昨天的事一樣，我記得那光明的一天，唉唉，也就是我痛苦的一天。我的幼年是在黑暗中過去的，我但願沒有那些幼年，我但願永遠不再想起來——然而究竟因爲是幼年，我對於我卑汚的黑暗的命運，對於我的慘苦，只時時感覺到一些影子，還不會知道得很清楚呢。』

『然而那一天終於來了。』

『就在從我的船頭移到你船頭的時候，我向週圍望了一下。已經是天色朦朧的時候了。灰白的煙籠在山腰，浮在水面，像一些游行的幽靈，星星和留着的殘霞在水裏，就有如向你哭訴的眼睛。唉唉，我到什麼時候都像有那樣的眼睛向我

望着，而那些睛眼又好像是我自己的呢，從此以後，我就非常之怕黃昏了。湖風吹着葦子，那聲音，在武先生聽着，應該是引起豪思來罷，但是我，一個零落的浮萍樣的女孩子的心，聽了那個呢？於是有濃重的憂傷降於我，我立刻不復是一個一無所知的小女孩子了。未來的命運立刻顯明地擺在我眼前，我淸淸楚楚知道我是個什麼人，知道了我是做什麼的。我立刻想到等我死了以後，應該讓我的殘骸拋棄在遠荒的荒遠的沒有人踪的地方，好慢慢地默默地腐化，不使一個人知道。我恨不得立刻就跳到湖裏面，沉在望着我哭的那些眼睛的眼淚裏——』

說到這裏，她沒有氣力再說了，休息了一會。

『——但是我一走進去，你，武先生，你對我望了一下，就好像太陽初次照臨於我。那一望，充滿了憐恤，充滿了嘆息，又充滿了嚴肅。我立刻知道，有一個人是把我人似地看待着的。那喜悅幾幾乎把我窒塞住了。「他會來救我的」，我這樣想到。

『「他會來救我的」，我永遠是永遠是這樣想到。但是立刻又想到，我還能夠被救出去嗎？世界上還有一塊我站上去而不汚穢了那地方的地方嗎？我是永遠應該在這裏面的——我的命運早已完了。』

『但是我終久是有了一個希望，有了一個幻想，因爲太陽曾經一次照過我，所以我就忍着沒有死；我在希望着那第二好的太陽的照臨。』

『每每夜裏醒來的時候，我心痛得厲害，我用手撫着心，在黑暗中張開眼睛。我好像看見有什麼我可以得到的東西，一閃就沒有了；又看見，一閃就沒有了——而心更痛得厲害。我對我的心說，『再忍耐一會兒罷，我可以他又看見，的，不久他就會來救我的……』

『天可憐我，現在我的願望終久達到了。』

『現在是我可以死的時候了——難道我還再有什麼希望的，什麼可以等待的？……』

麗君說到這裏，低下頭，忽然激烈地咳嗽起來了，她吐血，吐得很多，她並不肯躺下，仍然坐着。歇了一會之後，又說：

『我是什毫不值得什麼的東西，是不是？我只有玷污了人的。但是，我的心却不能夠早早死掉，就是這心——武先生，請把你的手放到我心上，就只一秒鐘——唉，我怎麼能夠想到這個？——我知道是不可以的，不可以的——』

倚劍一句話也沒有說，輕輕走過去，把他大的手掌放到麗君的胸上。我看見艮淚落到那手上，我又看見那强固堅定的手在顫動着。

看了那樣可憐的情況，我忍不住了，便回轉頭來。窗戶外面的簾子收了，我捲起窗帷，望着在夕陽底下顫動着的金色的波。

不知道什麼時候，我覺得有一隻熱的手放在我肩上，『走罷，』倚劍的聲音在我背後。

屋子裏已經暗了，麗君默默地靠在沙發上。我看見那可憐的靈魂，那含愁如

訴的眼睛正望着我們，宛如初秋最後死去的螢光。誰也沒有作聲，我隨着倚劍出來了。我們的脚步踏在地上，又空洞，又沉重，又震人，正好像踏在自己的心上。倚劍傍着我走，他的手緊揑着我的手。我們什麽話也沒有說，語言好像已經從我們胸中忘掉，聲音好像已經在喉中死去了。

第三天，我們知道蘇麗君已經死了。

以後！雖然夏天還沒有完全過去，我們却再沒有到李園裏去了。

三王塚

整整的有三個年頭，干將在山上沒有下來，整日整夜守在鑄爐子面前，守着熊熊的火燄。這三年裏面，除掉了他的劍，干將是再沒有別的思想了，看見那赤黃色的焰頭，從火口裏閃閃地伸出來，他的心總是輕輕地顫動着。一想到他要鑄出那最神異的寶劍來，就有强烈的喜悅充塞在他的心頭，把長時期的苦辛忘記了，便更加努力地工作着。

整整經過了三個長的年頭，在一個晴明的秋天，正午的時候，爐裏的火燄變成純青的顏色了。干將知道那規定的時候已經到了，他整個的計畫，他整個的希望，他整個的夢，到這時候已經成功了，他便用極其虔敬的嚴肅的儀式熄了火。又再守候了七天，爐子裏已經冷了，一個晴明高爽的秋天，到正午的時候，他才啓開了爐門。他叫四個十五歲的童男童女，去到爐裏面，取出那經過了三年才鑄

成的寶劍，那震動古今的寶劍——用自己和妻的名字名他們——干將和莫邪。當那神異的寶劍呈在他面前，寒星一樣的閃光照耀着這位冶劍者的眼睛的時候，他差不多爲喜悅所窒息了，這是把生命全注入裏去的成功呵。

第二天，干將收拾着起程，要把這劍獻給楚王去了。臨行的時候，他分咐他的妻：

『我這次到楚王那兒去是不能夠再回來的了。楚王一定要殺我的。』

『三年以前，楚王要我爲他冶劍，要那些劍鑄成了能夠飛起殺人：我想要完成這神奇的功績，便答應他了，但是要求三年的期限，現在期限已經達到，我的劍也鑄成了』

『在這三年中，我是經過了我生命中得未曾有的神奇的發展，我連生命都全部消耗似地努力，終於鑄成了能飛的劍，一共是三把，一雄兩雌。』

『我特意鑄成三把的。楚王是個暴虐的君主，我不能夠把這能飛的劍給他；

我給他的只是兩把雌劍——沒有雄劍是不能飛的。我不去，楚王一定要殺我；去了而劍不能飛楚王也要殺我，所以我只好是死了。我的願望已能完成，那麽我的死只是一件很小的事情，我不能愛自己的生命而使楚王更加可以暴虐呢。」

『不過就這樣死去到底也是不甘心的。楚王一定無理由殺我，我所流的血是不能不報復的。』

『我把雄劍在家裏埋起來。等到我們的孩子大了的時候，你就告訴他埋的地方，告訴我是怎麽樣死的，叫他提着劍去報仇

『如今我是踐楚王的約，在預定的時候去見他了，保重罷，我的妻。我們是永不再會了。』

說過了這些話，干將決然向楚國去了，沒有一點留戀，如同他去赴一個老友的約會，到了楚王那裏，把他的劍獻上去，雖然是最銛利的劍，連金和玉石都可以隨便劈開，但飛起來的事却是不能夠的，楚王就把干將殺了。

這時候，莫邪在山中，却過着多麽悽苦的日子呵。丈夫是，視死如歸走去了，留給她的是剛剛一歲的孩子。仇是無論怎麽樣都要報的，而自已却因爲是女人，什麽事也不能夠做，只好指望着這孩子，期待着那無窮盡的歲月。白天裏，把整個的心和身都交給了孩子，到還不覺得怎麽樣。一到了夜裏，山中孤寂的夜裏，立刻想到了丈夫底死，他的仇恨——丈夫臨去時的囑咐，他下山時囘頭望了一下，那眼睛冷冷地閃着寒光，正如同他所鑄的劍。一到了夜裏，便無論是張開眼睛也好，閉着眼睛也好，總看見那冷冷的寒光，似乎是從丈夫的眼睛，又似乎是從那埋藏着的劍鋒上發出來的，在監視着她是否守着她的允諾。

——仇是無論如何要報的：我的心正和剛答應你的時候一樣的呢。這樣的震動，在莫邪的胸頭喉間波動着了。

於是看看她的孩子。孩子睡得非常安穩，强壯康健，現在雖然是軟弱的罷，那手臂，不久一定會成爲剛勁穩固的握劍的手了。母親的心稍微完了一點，覺得

她並沒有放棄了責任。

——仇是無論如何要報的，雖然是楚王罷。

然而日子却過得很慢很慢的。

等到孩子稍微大一點的時候，莫邪的家却變得非常衰落而寂靜了。舊時的人都已完全走散，只剩有母親和孩子兩個人。像永遠不斷的山泉滴着岩石似的，單調地，固執地，强毅地，他們生活着下去，生活於一個比生命還要强的信仰。然而什麼事情都沒有讓孩子知道。就在他小小的手剛能夠穩固地把握的時候，就在他小小的脚能夠飛跑的時候，苦心的母親就告訴他怎麼樣練習他的手和脚，練習他的眼睛，練習他的固執强毅的心。

孩子長大着。他的手比什麼孩子都强，他的脚比什麼孩子都快，他的眼睛比什麼孩子都敏銳，他的心比什麼孩子都剛健强毅，鐵似地站立着。看到了這，凄苦的母親的心稍微有一點慰安了。在夜裏，聽了孩子均勻的呼吸，那冷冷地閃着

寒光的眼睛，也似乎微微有一點溫柔了。

然而日子却是過得很慢很慢的。

在孩子十歲的時候。

差不多每一天都在外面跑山，砍柴，扔石子的這孩子，因爲有了强固的手臂和强固的心，無論幹什麼都比別的孩子强，就是比他大的孩子也沒有一個能夠佔他的上風。這樣却引起別的孩子們的嫉妒來了。

『沒有父親的野東西！』

『沒有父親的野東西！』

這樣的喊聲，立刻在孩子們中間傳遍了。他們結成團體，一致向他進攻。正和原始人一樣，在某種情況之下，孩子是很殘酷的。他們得到了一個敵人，便毫不容讓地向他壓迫，直到完全把他毀滅了。

因爲心和手臂通是强健的，便和許多的孩子打着打着，但是敵人雖然軟弱，

却很狡猾，他剛跑到這裏，那一方又聽見『沒有父親的野東西』那聲音了。他立刻跑過去，又和那些孩子打着。這樣打着打着，整整經過了一天，到日暮回去的時候，他已經帶着許多傷痕了。

母親是吃了驚，愛撫着。

『你爲什麼和那些孩子打呢？』

『他們叫我（沒有父親的野東西）！』

一聽到了這話，母親的心是割刺一樣痛着，沒有丈夫的女人，守着一個小小的沒有父親的孩子，却是懷着海樣寃仇，仇人是强的楚王。這隱祕的創痛忽然被這刻毒的話引出來了，聽了這樣的話的母親，聲音都在她喉頭凝結了呢。

『我爲什麼沒有父親呢？豈不是人人都有父親嗎？』

『你也有了，孩子。』

『但是我却沒有看見呀。告訴我，父親在什麼地方。我要找到他。』

『你的父親死了。』

『你爲什麼哭？』

『想起了你父親呀。』

『但是，母親，你却那麼傷心呢，並且你的神色那麼可疑。告訴我，父親是怎麼樣死的。你有什麼事情瞞着沒有告訴我呢？』

母親的心是那麼悽苦，而且，以爲孩子還小，不會有什麼舉動的，聽見了也沒有妨碍，便把干將最好的囑咐說了。

『那麼，好好，母親呀，你告訴我那劍是藏在什麼地方，我今夜要去掘了出來。一等到明天太陽最初初照到這裏的時候，我就要走下山去了。母親我就要帶着那劍，到楚國去，爲我父親報仇。我要去把楚王的頭割下來，帶給母親。』

『你要報仇的。』

『我要報仇，明天就下山去。』

『孩子，你要給父親報仇，但不是現在，你還小呀，怎麽能夠到楚國呢？怎麽能夠殺掉楚王呢？到你成人的時候，我就告訴你那劍埋藏的地方，你好拿去殺楚王呢。』

『不是的，就在今晚，你告訴那地方。因為明天太陽第一次照到這裏的時候，我就要下山去了。』

『孩子，你太小了，你還要等待一些時會。』

『我不能夠等待。就在今晚，告訴我那地方。』

『現在是不能夠的。』

『要說現在是不能夠的話，那麽我就死掉好了，死掉在你面前好了。要不是報仇，我是一天也不能活的。』那手臂和心一樣固執强毅的孩子這樣說着。

可憐的母親，她這時候有什麽法子呢？除掉把雄劍埋藏的地方告訴那固執强毅的但是還未長成的孩子以外又有什麽法子呢？看到了那小小的手臂和身軀，怎

麼能夠握着寶劍去割楚王的頭呢？但是一不告訴，則這小小的手臂和身軀便立刻要毀掉了。她知道固執的孩子是沒有什麼法子可以阻住他的意志的。於是含着極大的慘痛，把那雄劍埋藏的地方說出來了。

孩子把那曾經賦以和他主人一樣名字的寶劍得到手裏了，那是如何神奇的劍呵！經過了三年鑄造，在一個晴明的秋天正午才完成的，正稟有秋的一切氣質。在土裏埋了九年，一出來，仍然如她剛出爐一樣，閃着寒星似的眼睛望着面對牠的人。從刃口上，有一股冷的氣息侵着人心，如同冬夜的北風似的侵着人心，如同夏午的涼飈似的侵着人心，如同秋月和秋霜似的侵着人心。這劍，一從土裏出來，就像震動着要飛騰去了。

第二天，孩子負着他父親所造的寶劍，向母親說了一聲再會，就在太陽最初照到那地方的時候，走下山去了，爲他父親報仇。他走得又勇敢又堅決，正像九年以前干將走的時候的樣子。

莫邪望見孩子走了。長的劍在他背後，鐔的浮彫在朝日下閃着銀似的閃光，那小的身影，在朝晨的霧氣之中消失了，連着她的夢，她的希望，她走回那空洞的屋子裏去，就在屋子四圍點起火來，她靜靜地坐在中間，讓火把她吞滅了。在清晨的霧氣中，煙和火的舌頭往上吐着，有如怒的劍鋒之飛舞，有如仇讎的心。

孩子走到了山底下，但是他不知道去楚國的路。世界是大的，他不知道他父親的仇人在什麼方向。他不知道他的脚應該向那一面走，不知道那一條路子在他面前開展着。他找不到一個可以問的人，他就找不到一個人。於是他在山底下哭着哭着，從白天到夜晚，又從夜晚到白天。就在那沒有人跡的空山脚下，他哭了三天，微風爲他嘆息，樹子爲他悲傷，星星爲他發抖，月亮爲他躲到雲裏去了。

到第三天的黃昏，在那山底下來了一個道士。

「爲什麼這樣哭呢，孩子？」

「我要到楚國去，我不知道向什麼地方走。」

「爲什麼要到楚國去呢？」

「我要去殺掉楚王。」

「因爲什麼原故：」

「他無理由地殺掉了我的父親，我要爲我的父親報仇。」

「你去不了的。就是到了你也不能殺掉楚王，因爲你還是一個孩子，你應該等到你長大的時候。」

「一聽到了父親的仇，要是不能夠報，那是一天也活不下去的。能告訴我，長者，到楚國去的那路程嗎？」

「告訴了也沒有用處的，因爲你不能夠殺掉楚王。我可以代你報仇，要是你能夠把寶劍和你的頭交給我。」

「只要是能夠報仇的話，那麼，寶劍拿去了是可以的，我的頭拿去了也是可以的。」孩子說過了這樣的話，就把那長長的寒星似地閃着光的寶劍從鞘裏拔出

來，劍鋒在他喉底下，只輕輕一拖，那小小的勇敢的頭顱便落下來了。在小小的頭顱上面有鋼鐵一樣的眼睛睜着。

提着頭，這道士向楚王的宮殿裏走着。

『去對楚王說，我是遠方的道士，特爲進獻長生不老的藥來的。』

他被召入到楚王的宮殿裏。

王懶懶地躺在床上，四個宮女站在他後面，今早上，因爲一匹好的馬死了，王正不舒服呢。聽見說是有獻長生不老的藥，雖然覺得倦怠一點，也就走出來了。他以一種悠然的步態走着，玉佩響着溫軟的細聲。

『是來獻長生不老的藥嗎？』

『因爲王是一個好的好的王，所以希望王能夠長生呢。』

『你的藥在什麼地方呢？』

『藥嗎？就是這一個人頭。這個看着像是人頭，其實並不是的。』

『這怎麼能夠呢？你要我服那樣討厭的東西嗎？樣子既不好看，氣味也不好聞，說是服了那樣的東西就可以長生嗎？』

『不是的。這是一種仙藥。王給我一個油鼎。我把這個人頭煎着。煎到一時，人頭上就要長出荷葉，煎到二時，就要開蓮花。煎到三時蓮花就結實了。王服了那個蓮子，就能夠長生不老了。』

『照他所說的給他預備下。』

道士把孩子的頭煎着，煎到三時，頭上的蓮蓬已經長好了。

『現在請王親手採取蓮子呢。』

已經完全倦怠了的楚王，這時候也驚異着了。他心裏想，『長生不老全不是一件壞的事情，而且照這樣生活下去……』他以從容的步態從御座上下來，凝然向鼎旁走去。玉佩發着和軟的聲音。殿上全體的人都驚異而又羨慕地望着。

王走到鼎旁，正預備伸手去採蓮子。道士把那像寒星似地閃着光的寶劍拔出

來了，只一揮，王的頭已經落到鼎裏，再一揮，他的頭也落到鼎裏了。這劍，正從道士手裏落下來的時候，觸着王身上佩的雌劍了。他們是，干將經過了三年才鑄成功，是以生命都注入了那樣努力才鑄成功的，這一觸着那神奇的功效就發生了；牠們飛起來到了沒有人知道的地方。

楚國的臣子走攏來救護的時候，已經來不及了，三個頭通到了鼎裏。——那個懷着深怨的報仇的孩子的頭，那個慷慨身殉的道士的頭，那個悠閑的想望長生的王的頭，三個通在油鼎裏煎爛了，完全沒有一點分別。現在他們通是一樣的了，沒有了仇怨，也沒有了英雄。

楚國的臣子把三個頭同以王禮葬着，葬做一塊，就叫那個地方為三王塚。據說那地方是一直到宋朝的時候才和墨翟的墓一起沒有了的。

在堤上

在湖濱，有着荒涼的粗疏的長堤，被葦子所附着的，悍野地梗在湖水中間。蜿蜒着的，交叉着的，支歧着的，直走着的，這些堤，宛如被不可知的命運所支配，在開展着他們的喜劇和悲劇。在湖濱，那些堤生長，變幻，吞併，組結着糾紛的淒悍的網，生命在那上面成長而又消散。

這些湖堤，是人類以他貪婪的手向湖水索取土地的。湖水被禁錮約束，失掉了可以活動的地方，便像一個被幽囚的獸，掙扎着，號着——正如同一個裝在鐵籠子裏的土狼，低着頭，從籠子這面走到那面，又從那面走到這面，永不休息，而且發出低抑的長嘷；湖水也這樣衝擊着堤岸，日和夜，響着波濤忿怒而又空洞的傷激的聲音。

這還是些新開闢的地方。人類散亂地以自己的力爭鬥着，近代的政治和法律

和組織還沒有到這些地方來，人們各以自己的力建立着地位，强悍，勇敢，粗野，也許近於殘酷，但他們却是忠實的。築堤的土工，漁戶，割葦子的人，是這裏面主要的人，會幫在這裏普遍地流行着。偏激的眼光以爲他們是亡命不法之徒，社會上的敗類，非得完全剿滅不可；同樣偏激的眼光則又以爲他們盡是英雄，革命者。其實，他們是處在一種他們所特有的環境裏面，爲了適應他們的環境，就形成那特有的姿態了。誠然是不合於現社會的，也並不値得去讚美，而且，也並不是走着和現在的社會革命同一的路子，雖然多少受着同一的原因所影響罷——但他們那一種慷慨勇壯，冷然把自己的生命完全傾吐出來的那精神，想起來也有使人神往的地方。在堤上，灰色的天空，灰色的湖水，灰色的葦子中間，他們是，正如同猛獸微步一樣的。靑綢子大包頭，靑羽綾密扣緊身，闊的板帶，插着匕首的裹腿，以冷淡而又驕傲的眼睛顧盼着一切的那些人們，也正是我們的兄弟呢。

兩條堤相遇的地方，堤面開展起來，成了一個小小的市鎭。一二十家人家，

差不多通是漁戶，有一家茶館子和兩三家雜貨舖。偶然有什麽船避風躲到這裏來了，水手們便通上了岸，不是圍着雜貨舖櫃台子喝高粱，就是跑到茶館子裏去了。上茶館子差不多是他們那些地方的人們生活之一大部份，也就是那些地方社會的中心。一切的糾紛，一切的解決，一切的消息，都在這裏面開展着的。吃講茶的風氣，在這些地方更其風行着。

在叫作丁家集的小市鎮裏面，四海雙龍茶園的樓上，正擁擠着好多好多的人。雲大哥帶着兩個弟兄，也在那裏喝茶，是半下午的時候了。

『誰在那裏哭呢，楊老板？』雲大哥正喝着茶聽見有婦人哭的聲音，夾着駡，不知道發生什麽事了。他照例是愛管一點別人的事的。

楊老板看見是雲大哥叫，趕忙自己提一把壺趟過來了。他沖了三杯茶，把那大而古老的長嘴紫銅壺放在桌上，就靠在雲大哥旁邊坐下了。

『這件事情呵，人家正想找雲大哥呢。除了您，誰還能夠辦？這是和尙老三

幹出來的，和尙老三那個喪良心的東西，雲大哥，我說給您聽。東邊楊媽媽家裏老頭子早死了，只一個女孩子，叫貞姆子，今年才十六歲——

『這些我都知道的。』

『是呀，屋門口的事雲大哥當然知道的呀，雲大哥當然也知道她們母女兩個，靠編漁網過日子，勤勤儉儉的做，好門好戶人家，您說呀，和尙老三那東西，總是看上了貞姆子了。前天晚上，事情就出在前天晚上，他在我這裏坐到好晚，催幾次才走，剛起更不久，您說呀，我們都見楊媽媽喊救命了。我們跑過去，大家都看見和尙老三衝出來，明晃晃的刀在手裏，誰敢惹他？他看見我們人多，往大東洲那邊走了。我們跑進去看時，門踢破了，桌子推倒了。貞姆子抱着她媽，衣襟都給扯破了。楊媽媽肩上挨了一刀。那樣子才慘呢。事情當然是的：强奸未遂，刀傷事主。這事雲大哥看給怎麼辦？』

雲大哥還沒有作聲，許德明，他的弟兄早跳起來了。

『他媽的，這還了得，黑夜採花，照規矩辦，舖刀子。大哥，我去把那東西帶過來，我知道他在什麽地方。我一個人去就行了，讓我去，可以嗎？』

『這用得着你嗎？和尙老三是雄大哥的手下。事情該怎麽樣辦，雄大哥自然會怎麽樣辦的。楊老板，你認清了是和尙老三嗎？』

『我清淸楚楚看見的，別人也看見的，楊媽媽又不是不認得他。』

『好的，費你心請楊媽媽來一下。』

楊老三起身提着那把長嘴壺，蹣跚地把那胖的身子移到梯子門口：

『德好子，你去請東邊屋的楊媽媽來，就說雲大哥在這裏，雲大哥叫他呢。』

這時候樓子上已經圍滿了許多人。

一會兒楊媽媽來了，雲大哥問了一下當天的情形，給她看了一下傷痕。

『楊老板費你心去請朱師父來，要他給楊媽媽治傷，就說是我請他的，過幾天總酬勞。楊媽媽，現在你回去罷。好生養息。傷不要緊，朱師父來就會好的，

告訴你家裏貞姑娘，要她不要氣，大家都知道她向來是一個好孩子。事情自然有人替你辦。』他就這樣打發楊媽媽回家去了。

等閑雜人稍微散了一點，雲大哥對他的弟兄們說：『這件事情我既然知道了自然得辦——這是壞了江湖上名頭的事。不過和尙老三既然是雄大哥的手下，就得先告訴雄大哥，讓他自己辦去好。假如雄大哥不辦，我再出手不遲。不過雄大哥的性子我是知道的，這樣的事，他沒有不出的，不然也就用不着什麼江湖上義氣爲重了。李勝，勞你一趟，去雄大哥那裏，把事情告訴他——他一定還不會知道呢——就說我向他討過辦法，我和德明在這裏喝酒，等你回信。』

李勝沒有作聲，站起來，把腰帶緊了一下，一直下樓去了。

大概過了兩個鐘頭的樣子，一輛牛車停在四海雙龍茶園門口，李勝躺在上面，腰上中了一小刀。

雲大哥走了下來。

『雲大哥呀，我吃了鹹魚條子了。』

『誰？』

『和尚老三。』

『好的。德明，我兩個找雄大哥去。』

許德明給李勝檢查了一下傷勢。小刀從右邊插進去的，低一點，沒有傷到腰眼。

『不要緊的，很容易好。李勝，你怎麼就給他中了？和尚老三難道拼得過你嗎？』許德明說。

『拼？那東西夠得上一拼嗎？不要臉的東西，做小偷兒還不配呢。我剛走得七八里地，就碰見了那東西。他問我那兒來，我說從丁家集來。問我那兒去，我不該說是找雄大哥去，大概走了一點風。問我找雄大哥什麼事，我說雲大哥有點事，要我去的。那東西就說他要到別的地方去，我們就分手了。誰知道剛走到樟

樹灣的地方，那東西躲在樹後面，給我來一下子就跑了，那不要臉的東西，還以爲一刀把我幹了呢。等老子好了，還他二三十個窟窿！」

就在那一天晚上，雲大哥和許德明兩個，沒有找到雄大哥。他到三四十里地外的草頭叫有什麼事去了，當晚不能回來。他帶着德明到了一處賭場裏，正是花鼓戲開始的時候。

一帶有三四個賭場，在空地上搭着大的草棚子。大碗的菜油燈點着，給出一種閃爍的，猶猛而又蕭颯的光采。人一團一團圍着桌面大的影子在遠處閃動，有如一些離奇的鬼影。那些勞作的，被壓迫於生活的人們，整個的生命消耗在沉重而平庸的重負之下的人們，從來不曾得到安慰得到滿足的人們，被榨取着的，被掠奪着的，被損害着的——這時候，都沉溺於這原始的，凶猛的短促的刺激之下，在短時中嘗着激烈的成與敗，得意和失意，欣喜和悲傷，歡樂和苦痛的禁果。

雲大哥沒有賭，默然坐在旁邊，望着那整個的騷動和迫促。他坐在那裏，有

如一個石像，有如激動的水流中間的一個岩石。他坐着，在他巨大的頭額裏面浮着沉重的思想。

風在外面叫號，吹着葦子。灰色的雲凝在空中，湖水忿怒而又傷慘地衝擊着堤岸。在近處是極度的喧嘩叫嚷，但是稍遠一點，就在油燈不復照成影子的地方，世界完全死寂着，死寂在夜和黑暗的威迫之下。就在這個地方，油燈竭力照着的，似乎對於死寂感覺不安，而露出一種殘酷地自嘲的神情。聲音浮動起來，升得很高，又突然衰竭了似地沉抑下去。

雲大哥凝然聽着，用他那銳敏的耳朵聽着週圍的死寂。一種壯勇的情思揚在他的胸中。

他聽着周圍的死寂，曉得湖水這時候正溫婉地睡在夜的懷抱中，雖然衝擊着堤岸罷，但不過如睡中轉側時偶然發生的不均勻的呼吸。這時候，正好掉一隻浪裏鑽，帶幾個弟兄，在湖上横行，雙槳落水，毫無一點聲息，就像在湖上滑過一

樣。在湖上迅速往來，有如猛獸夜巡，有如幽靈，有如復仇之神降臨人間，又靜默，又凶猛——而仍然見人間的正義之執行者。這心情，是使他陶醉在神聖的歡樂裏的。

——雖然是草澤英雄罷，但我們自有我們的法則呢，較之貪污的官府之類，我們是如何忠直的呢。我們是弟兄，我們是一切人們的弟兄呢。

——現在，湖是在我的掌握之下的。

——像打刼豪商，抗拒官府之類的事情，則正是我們的事業罷。

——並不是爲了生活，却是爲了活動，却是爲了把生命傾吐了出來，所以才這樣做着的罷。

——我們自己的法律是……

雲大哥凝然坐着，把他大的拳頭按在桌上，頭低着，有如憂傷。他的思想無際地飄蕩着。

——我們都是兄弟。

他忽然想到和尙老三的事了。火一樣的憤怒在他胸中燃起來了。

——下流的下流的東西，居然幹出這樣下流的慄地迫俟着這鋼鐵一樣的心情和行爲。如長劍之相搏擊，要一觸着，更強的力便立刻把那對手方壓下來了。

雲大哥已經閃到敵人身後，强固的手扳着他的肩胛，壓下來，刀鋒便閃電似地擊下來，直刺入敵人的心窩。血隨着刃之擊入而潰湧，他一回頭，熱的血濺在他臉上。那些血，含着生命之躍動的，直濺到他臉上，有如長笑，有如放歌，有如以獰猛的力向他觸着。刃鋒剛一擊入，腕子一用力，在骨和肉之間一攪，生命之最後顫動，隨着刃鋒傳到他的手，傳到他的心胸。

『朋友，値價點！』雲大哥說了一句。於是，把刀子拔出來，插入鞘裏，提起那屍體來，丟到湖裏去了。他作這些，正如同一個作一張幾何畫，成每一個線條都是正確而堅定。

湖水受了這下打擊，發出一聲長嘆，隨後是一些遏抑的哽咽，於是安靜了，沉死在夜的寂靜裏。

雲大哥重新跳到堤上來。

堤的黑影展開在他面前，灰色的雲凍凝在他頭上。長夜嘯着的湖風有如在動，有如不動。似乎是在弟兄們面前，却馴順得像一隻羊，這樣的人，才眞是好兄弟呢。

於是凝然想起了他自己。他和這湖已經是如此熟習——每一個小山，每一條港汊，每一處暗礁，每一道長堤，這些都生動地在他胸中活躍，正如同他所熟習的朋友們，只要一聽到他們的聲息，不，只要他們的脚步在遠處行走，就可以知道那是誰們了。遼闊的不見邊際的水面，狂暴的大風，洶湧的波濤，驚駭了許多人的心魂的，在他看來，也正如親熱的朋友們的喜和怒，一呼一吸都和着自己心境呢。到靜江風起的時候，大地憤怒的氣息在湖面上馳騁，宛如死神的灰色的馬

跡，踏着波面，波濤戰慄湧起，白沫震蕩於水面。這時候，上和下，極目百里之間，沒有一張帆影，縱然是老練的船戶也躲在港口子裏面去了。這時候，他一個人駕一隻浪裏鑽，張着滿帆，在狂濤的頂上飄着，如他的舟底並沒有着水，這時候，他是湖的眞正主人，湖爲他一個人所有。只要一望見那帆色，船戶們沒有不知道是雲大哥的。他靜靜地想起這些，他的心是起着輕微的振動的。

周圍喧擾得厲害，賭徒們沉浸於瞬息之間的勝和負之馳逐。

這是他們的習慣，無論在作着什麼事情，總是敏銳地注意着周圍的環境的。雖然他在沉思着，和尙老三一走進來，他早已看見了，許德明也看見了。

『好狗養的，今晚上老子要跟你算賬！』一手推開旁邊的人，許德明早跳起來了，搶到兩張桌子中間，以他向來的姿態，左手叉在腰裏，右手早攏着刀把子了。那樣子又鎭定又猖猛，鷹一般顧盼着。

雲大哥也就站了起來。

「你不要動手，等我問他。德明。」

沒有想到雲大哥會在這裏的，這一來，和尙老三禁住了。一則知道自己有了錯處，二則知道像雲大哥這樣的人，沒有法子說話，更沒有法子動手的。他提着一條板凳向許德明擲過來，只就着敵人一閃身的時間，早搶過去，從旁邊的一張門，跑向堤上去了。

「不要跑，我不會把你怎麽樣的。我只要你把事情說明白。」雲大哥叫着。但是，和尙老三已經跑到黑暗中去了，許德明和獵犬似的，一閃身，已經追在那狡猾的狐狸後面了。在堤上聽見兩對迅速的脚步之聲。

雲大哥跟了出去。

堤的黑影展開在他的面前，天空凝結在他的頭上。湖風有如在動，有如不動。葦子發出低抑的嘆息。聲音在他面前遠了。

是一個非常黑的夜，星和月都躲藏着，夜間所固有的幽隱的微光也消散了。

一切的輪廓和線條都已在面前失滅，顏色都融成一整個了。在這樣的夜裏是無論怎麼樣敏銳的眼睛，也看不到五步以外的東西的。

雲大哥從屋子裏走出來，冷的空氣和黑暗投到他心上，使他驟然清醒，又好像驟然投入一個更深的夢。夜似乎結成柔軟的氈茵展在他的脚下，又似乎吹着甜蜜的氣息在他頰邊，又似乎在他耳旁訴着一些不可知的，但是親切的語詞。在一瞬息間，他覺得他自己是在一個孤獨安甯的空山之上，沒有思想也沒有動作，沒有過去也沒將來，只溫溫地享受着那神奇的陶醉，享受着那神奇的溫柔。湖水是依偎在他的懷中。

只一閃，他立刻看清了自己的地位，以最敏捷正確的方法處置他的行動了。在這樣的夜裏，要追蹤一個狡猾狠毒的敵人，是用得着十分謹愼的。十里以內，提沒有分歧，敵人是不會走到什麼地方去的。他沒有跑，只以迅速的步子輕輕走着，他敏銳的耳朵如獵犬之鼻似的審愼地偵察着四周。

只走到兩里的地方，他聽見輕的呻吟的聲音，並且嗅到血腥。

『德明！』

『是雲大哥嗎？』

『你怎麼了？』

『雲大哥不要前去呢。好狗養的東西躲在堤底下，我挨了一下子，走不動了。』

『不要緊嗎？』

『到不要緊，不過腿上中了，走不動呢。雲大哥小心點，狗養的東西眞壞，不敢和人明拼，專在暗中傷人呢。』

『好的，你在這裏等一下，我幹了那東西就轉來帶你回去。』

『雲大哥小心呀。』

雲大哥把他的匕首從腰裏拔出來，看了一下，倒捏着，刀葉子貼在手腕上。

那是一把極其銳利的匕首，就在那樣黑暗的夜裏，也不可抑遏地發着光。象牙的把變成紫紅色了，因爲他吸了汗和血。這刀連把有五寸來長，厚的背，薄刃，鋒尖直削下去。兩面有三條血糟。窄窄的鐔上面有美麗的浮彫，刀環上繫着一條小紅綢子，這是一個遠方的朋友送他的，一樣兩把，合在一個鞘裏，雲大哥拔出一把來，另一把仍然插着。

他向刀刃上投了速厲的一瞥，目光正和刀刃上的銀光映射着，如兩個凝視着的仇敵。他放開脚步在堤上重重地跑了一番，大約有三兩百步的樣子，估算敵人已經不遠，已經聽見他的步聲了，便貓似地跳到堤底下去了。一直下到水邊，伴着葦子，他貓似地走着，沒有一點聲息。那敏銳的眼睛，在暗夜中閃着燐光。只一瞥，他已經看見一個深灰的影子在堤畔伏着，向後望，如梟鳥宿在枝頭。他以更捷疾更輕悄的身法，閃到他身後去了。

這時候，天空凝定在他們的頭上，湖水凝定在他們的脚下，葦子都噤住了。

大地沒有一點聲息，戰事情來了！壞了江湖上的名頭，是不可饒恕的事呀。而且我們要這樣幹起來了，和貪污的官府又有什麼分別的呢？我們應該是，我們和一切的人們應該是兄弟，是姊妹——但是雄大哥會有相當的辦法的，我知道雄大哥那人。

他這樣想着，氣忿稍微壓下去了，仍然遊心於那些遼遠的思想。在他面前的紛擾喧嘩於他視若無物，有如不見，有如不聞，他只凝聽着遠處的死寂，溫婉地睡着的湖水展開在他的眼前。

『雲大哥來押一寶罷？』許德明叫着。

『今晚上我不押，你自己押罷。——怎麼樣，通輸了？』

許德明沒有作聲。

『好罷，這裏還有兩塊錢你拿去班本。』

『今晚上手氣眞壞——不要緊，我這一再來就會贏的。我們輸硬的，不打鳥

，雲大哥，是不是？回頭我贏了就請你喝酒。』

『好的。』雲大哥微笑着，他望着許德明又沉入人堆中間去了，他一隻手遠遠地擧起伸入桌子中間，不覺得想起他那蠻的勇悍的樣子了。只提一把短刀，從一隻船跳過一隻船，紅着眼睛亂砍的人，然而在黑暗和寂靜之中驚駭了，又似乎驚駭於雲大哥鐵似的動作，葦子發出低抑的嘆息。

在堤上，雲大哥凝然走着。

無名之作

——獻給我的妻——

坐過來，不要看書了，姐姐，我告訴你一件故事。

怎麼，又看莫泊桑了？你也喜歡看莫泊桑，是不是？譯筆自然不好的，就是莫泊桑自己也不見得怎麼樣好。我告訴你，莫泊桑始終是個旁觀者，生命之旁觀者，自己沒有拿血和肉投入生命之中的旁觀者呀。譬如說罷，姐姐，我和你在這裏說話，說得很親密，而莫泊桑走來了。他於我們是個毫不相干的生人，他甚至於沒有進屋，只打窗子外面經過，大概聽見了幾句話，加以他敏銳的眼睛觀察所得，他的眼睛自然是不可否認地敏銳的，於是便跑回去寫一篇小說，題目就叫作『親愛者底談話。』你看見是不是？莫泊桑的戀愛小說是不是這樣寫的？你想想看。不要想別的，就想一想我和你的情形……

又是不做聲了。我知道你有意見的。姐姐，坐過來，我告訴你一篇故事，你一定喜歡聽的。這個，比莫泊桑的小說好得多呢。

來，坐這裏，我坐這個小椅子上。

沒有看你的臉呀。你儘管拿着書看，我知道的，你的眼睛會讓耳朵奪了去。你儘管拿着書看，你儘管裝做不聽我的話。——隨你的便。

我把我自己的戀愛故事說給你聽，好不好？你不是問過我的嗎？在那個時候，我沒有告訴你，因爲想要等到一個適合的時候才告訴你呢。

知道你是要不承認了，不承認說是曾經有問過我的話了，才兩天呀——

不要添炭了。你看，這麼大的煙！給鐵箝給我，你不會燒煙炭的。何如？一燃起明火來就沒有煙了的。擱起來，空一點，底下一通氣，火就燃得好了。是不是？在兩個人中間，也是這樣的，就不必一定是我兩個，就是很普通的朋友，也應該中間空空洞洞的，沒有芥蔕。不然，就會出烟了。所以我要把我的一點事情

告訴你——只要你聽，好不好？

前天晚上怎麼樣又要我說？看呀，我一說你又要看書去了，假裝看書去了，異不是一個好姐姐！不是嗎，我們將要睡了，已經撥熄了燈。燈一熄，月亮就從窗子外面溜了進來。今天陰歷十八，前天十六，正是那好月亮的夜裏。從窗子外面溜進來的，帶着樹葉的影子，帶着被風搖動着的樹葉的影子。風是被關在外面的，沒有冷，只是溶映着晶瑩的光采。我們沒有就睡，坐在床邊，讓樹的影子在我們衣上遊戲。在那個時候，你難道不曾問過我：『你曾經愛過些什麼女子？』我要看看你的眼睛。不怕你會說謊，你的眼睛總瞞不了人，你的眼睛是忠實於我的，牠會把什麼事情都告訴我呢。——來，我看看你的眼睛。

前天晚上，也正和現在一樣的，屋子裏非常暖和，我們的姿態非常安靜，我們的心是無間地和諧，你問我曾經愛過些什麼女子，我沒有告訴你，因爲我是從心底裏幽賞着那美妙的時光，不願意用說話來打破了。話說起來長呢。我總更愛

夜裏。比起白天來，夜是更其美妙幽靜的，更其適於我們兩個人。我總愛在夜裏靜默着靜默着去領略心底交往，而把說話留到白天裏——笑了，不怕你把書掩飾着，我也看得見你那輕的微笑呢。姐姐，我有一千雙眼睛留在你身子旁邊呢——這就是我所以留到今天才說，而前晚上却什麼也不作聲的原因了。

今下午大概要落雪了。到黃昏邊上，五點鐘的時候，就會有細細的雪花夢一樣墮散着。你看我說的話準不準。下雪的天總是不冷的。這時候的天色像是沉悶一點却異常可愛。因爲只要一望，就立刻發現牠那沉悶是假裝的，牠正含着忍不住的歡樂，不一會兒就要玩出可愛的把戲來了。誰能說下雪是不可愛的呢？這個時候的天氣，正像你竭力忍着的笑容。眼睛很正經的，嘴角也很正經的，看來一點都不想笑；但是在眼睛裏面，在嘴唇裏面，在手指頭裏面，却有一千個頑皮的孩子在搗亂呢。看罷，又笑了呢。

不要推我呀。我沒有坐穩，推倒了我怎麼辦？我知道你是要急於聽那故事了

。好罷，我就說下去，不再躭擱了。

我是，從前曾經愛過一個女人，一個女孩子。你又要笑我了，總是叫人孩子孩子的。這是我的語癖呀。孩子，女孩子，這多麼好聽，比叫什麼女人，男人，或者別的什麼名稱好得多了。我曾經愛過一個女孩子。我之愛她，差不多跟愛你一樣，在最短最短的時間。你知道，愛情並不是一樣的，有永久的愛情，我和姐姐就是這樣的；但也有的只宜於最短最短的時間。所以，在最短最短的時間我愛了她，又在最短最短的時間我們離開——噯，話一不小心，就會說岔了的。事實上，不能說我們離開，只能說我離開了她，因爲她自始至終就沒有加入這個糾葛裏面，事情是一瞬過去了，早就早就到了終結的時候，然而我却永遠愛着那最短最短的時間，回憶着那美麗的夢。正如同夏日暴風雨之前的一個蛇形閃電，或者秋的晴明之夜的彗星，一閃便逝。誰都愛着那一閃便逝的光采，誰也都知道那是絕不能常住的——但是，即使能夠的話，誰願意看長耀的電光，永存的彗星呢？

誰都不願的，是不是？較之銀河，較之朝陽，閃電和彗星是根本不同的東西。却也因爲是絕不能常住的東西，所以就有使人憶念的力量罷。一有了銀河和朝陽，也就會把彗星忘記了，一有了你——

我並不會說嘴呀。難道我所說的都不是眞實的事情，眞實的心？是的？那麼我只是照直說罷了，又怎麼是說嘴呢？還是讓我說下去罷。小時候有些夢，到現在還記得淸淸楚楚。有一個大概是七八歲時候做的。我夢見自己在海灘上面，和幾個小孩子揀蚌殼，好多好多五顏六色的蚌殼。潮水軟軟的潮水一推一打地蕩着我們的脚。這樣的夢，一想起來，就和昨天晚上才做過的差不多。其實，過細考查起來，這絕不是原有的東西了。每一次重複想起來的時候，總要給渲染一下子；雖然是細微得認不出罷，年久月深，也就和原來的面目全非了。記憶就是這麽一回事，記憶原來就不是事實。不過我也就愛那些記憶，美的美的記憶。至於事實怎麽樣，我可不管，我想你也是不管的。

怎麼，又是爲自己辯護的嗎？說話可眞難呢；我這麼一說，又成了爲自己辯護的了。在姐姐面前，我什麼時候也用不着辯護的。姐姐是，比我自己知道還要清晰般知道我的心。在這一點，一切的言詞都是沒有用的。不是嗎？

我覺得，平常人們叫得最響的那標語『戀愛神聖』是錯誤的——不要性急，等我說完呀。你，愛的姐姐，你只要一看看我的眼睛，就可以知道那個靈魂的窗戶絕不是有一點點忽略了戀愛的。你只要一看看，就可以知道那恰恰是相反。看看我的眼睛呀！

我覺得有點倦了。屋子裏這麼熱，空氣頑皮得似初夏的暖風，讓我把我的頭倚在你懷裏，把我的靈魂靠在你心旁，好罷？

——我說那些『戀愛神聖』的口號是錯誤的，因爲太個人主義了。戀愛神聖論者以爲只要有戀愛，別什麼都可以不顧及了，甚至於連對手方都可以不顧及，只要隨着自己的戀愛走去就成。這太帶着我們老祖宗的習氣了，以爲我們應該和我

們的老祖宗完全相同的，其實我們和我們的老祖宗已經不一樣。別的根據於生物發生學來評判性的關係底學者也陷於同樣的錯誤，人無論怎麼樣總是人呢。戀愛是一種人類的行爲，一種社會的連鎖，一種有着相互的關係的東西。因爲有着相互的關係，便沒有完全的自由，沒有任着自己的性子做去的可能，一切都應該建築在人類的關係上了。你問我既然愛她，又爲什麼離開，這就是我所以離開的理由了。因爲知道是不能夠在一起的，便趁對手方完全沒有查覺的時候，趁相互的關係沒有發生的時候，抽身走開了，不讓糾葛開展下去，而只把『神聖的』戀愛藏在自己的秘密的心裏。但是一回想起那個情形，一回想起那個最短最短的時間，總覺得是美好的。我現在仍然愛她，愛一個生存在我的記憶裏的幻的美影。以後我從不會得過她的消息——她以後的消息——縱然是死和生的變故，又與我有什麼關係呢？姐姐。

親愛的，人並不是完全生活在現實裏面的。無論在什麼時候，總有許多的夢

境包圍着我們，有些是愛嬌的，也有些是恐怖的。有了這些夢境，現實才更加親切，更加美麗，更加使人愛於執着了。就在我枕着姐姐的手臂的時侯，也會忽然發生可怖的冥想，恐怕我現在的一切都只是一個夢。恐怕有一朝太陽以銳利的金箭射到我床前時，會射破一切的空虛，會把我這美麗的幻夢如朝露似地溶去，仍然只有空虛和寂寞留給我自己，然而太陽所帶來的却不是十萬猥牙，而是Cupid的小小的金箭，每次給我以更美麗的夢呢。話一扯又遠了，是不是？在生活中常是有好多好多的夢，正如同在人之外還有好多好多的精靈，那些愛嬌的夢就如美好的精靈，總是溫和而又溫和，謙遜而又謙遜的，絕沒有和現實競爭的意思。她只是偸偸地站在籬門旁邊，掩着手指頭微笑，看望在花徑微步的一對愛人，隱隱作他們的守護神。有了他們，那花徑微步的一對愛人，就會時時覺了輕美的小香，輕美的歌韻的，因爲他們是知道了現實是如何可以親戀的呀。——捏着我的手罷。爲什麼嗎？冷呀。已經很熱的了？那是火把牠們烤熱了的，我忘記了。

我因爲從事於戲劇工作，常常要跑到別的地方給人家導演，尤其是到學校裏去，給那些聰明天眞的不大接觸戲劇的孩子們，我感到一種特別的興趣。對於這事件，他們是那麼認眞，一到了綠室裏，那鄭重的，嚴肅的而又天眞的空氣，給一切事物都加以純淨的色彩，眞有使人神往的地方呢。

有一次我們演哥德的史推拉，全部的演員都是十幾歲的孩子。他們什麼也沒有，差不多甚麼也不知道，但是他們的熱心却異常可驚，甚至於可以說，可崇拜。我給他們計畫一切，最簡單的仍然含有豐富的藝術性的佈景，儘力量所能及的自製的服裝，必要的化粧用品，以及一切一切瑣屑的設備。凡是我所說的，他們都以全生命的力量去做。我呢，向來成了那樣的習慣，一投到戲劇的環境裏面，便什麼事也不顧及的了，無論是一個偉大的設計或者學校裏小小的試演。

但是一排演的時候我們的困難都發生了。他們幾幾乎是根本不懂得表演，連最細微的地方都得給他們指出來；他們只任着他們的天眞在舞台上飄蕩。尤其是

那位女主角，演史推拉的女孩子，我簡直沒有辦法。她是太活潑，太天眞，太快樂了。要她演史推拉那樣的角色，差不多是根本不相宜的，因爲她，我覺得，是絕不會知道世界有憂傷苦痛之類的字樣的。正在排演好好進行的時候，她會忽然向你發一些可笑的問題，譬如，他會問『史推拉爲什麼要哭？』或者，她會忽然不知道想起什麼大笑起來了。有時候我們簡直不能不停頓一下，讓她鎭靜了下去。一過去了，她又極力地向你道歉了，這一來，有時候把我弄得非常之窘，不知道怎麼樣對付。我心裏想，這一次的表演會完全失敗的。但在藝術上失敗與否並無有什麼關係，他們原來不怎麼樣懂得戲劇藝術，只要在他們心情留下好的印象就得了。你說是不是？我就抱着這樣的目的做下去。

等到什麼事情都已經準備好了，快要開幕的時候，我把應場的事交給預先訓練好了的一個助手，自己跑到台底下看去了。

這一次却給我一個最大的驚異。

本來我是知道在Amatuar的團體中，上演的成績要比排演時好，正如同運動會裏面的成績要比平常練習的時候好，不過也不會有很大的差異。但這一次却都有着我意想不到的事發生。

那些孩子們以他們的天眞在舞台上飄蕩着，如我所預期，但是奇蹟却發生於那個女主角，演史推拉的。叫什麽名字？我想想看。是的，他叫龔華英，那個時候是十七歲，那一晚上，她在舞台，完全成了藝術的象徵了。那些憂傷的動作，那些彎折的線條，那蹙的眉頭，那下垂的嘴角，一切的一切，都把史推拉慘苦的悲哀，靜的不幸完全復活了。她的聲音，仍然是活潑而天眞，正如年輕而美麗的史推拉所有，然而那些聲音不知道在什麽時候通過了一層暗紫色的簾幕，響着失望和無終極的期待。隨着劇性之進展，她的情調也一步步更其鬱苦傷痛，有如她已經不復在舞台上，而是在凄苦的夜晚，把她自己不幸的命運向着大衆伸訴，在回溯着她悲涼的過去，在生活着她慘痛的現在。她飄忽往來，有如一個中了傷的

夜的精靈。

我完全感動了。立刻我想到，在這個年輕的女孩子的快樂活潑後面，一定藏着什麼東西，她一定是深深地經過生活之煩惱的，不然決不能夠像這樣把生命傾吐出來。

在這次的戲劇演完了以後，我向別人打聽她的生平，知道她是一個很不幸的女孩子呢。就在半年以前，她妹子因爲失望的戀愛而自殺了。才十五六歲的孩子，以她的天眞和純潔熱烈地愛着一個人，過了短時期熱烈的時光。那個人却並不愛她，不過覺得那樣戀愛着好玩好玩罷了，所以在一個不知曉的早晨，偷偷地離開女孩子跑了。等到這女孩子知道她所愛的那個人在離開她之後就結了婚，知道她完全受了欺騙，留下一封信給她姊姊，跳到學校裏的池子自殺了。這件事情，慘痛地傷了做姊姊的心，但她自己反因此受家庭激烈的攻擊，他們不讓她再讀書，斷絕了經濟的供給。因爲平日成績好，在學校裏得免了學費，而自己是，在課

外做許多別的工作，才維持着生活，她的學業便繼續了下去，沒有受家庭的威逼。在平日，她總是最快樂最活潑的，不過有時候她却有着可怕的沉默，一個生命之靈受了傷創的孩子總是這樣的。

我聽到了這段故事，才瞭解了她的心情，瞭解爲什麼有那樣鬱折凄傷的表演，我深深地同情於這個女孩子了。

不過我對她發生一時期的戀愛，一時期的夢，却還是以後的事情。正如同一個夢輕輕走過，消滅了，却永遠地永遠地留下她的影子。

過了兩天，因爲祝賀那次演劇的成功，他們有一次聚餐，並且邀請我。也高興着呢，我答應加入了。人數並不很多，史推拉的演員，和三四個負責辦事的人，和我。宴會是設在一個花園子裏面。起先我們有熱烈的談話，夾着不少的稚氣純樸可笑的稚氣。在成人社會裏面的拘束慣了的，忽然被孩子們所包圍，我完全爲那種朝日一樣的空氣所迷醉了。我們都稱讚龔華英，許多讚美的言詞都投到她

身上，祝賀那一次意想不到的成功，我呢，自然也是一樣的。但是那天的史推拉却一點也不活潑，只是沉默着沉默着，好像那不幸的命運之回憶仍然深深地壓在她心上，又好像她爲這些讚美的言詞所驚，便謙遜着不復作聲了。

我的心被那鬱折憂傷的沉默打動了。

本來是一個漠不相識的人，本來是他們都只是我的演員，只有他們底表演之好或壞，正確或否足以引起我的關切的，不知道在什麼時候，有一種特異的情懷侵入我的心了。只是一剎那間，心底一動之傾，在我面前的，已經不復是一個漠不相識的人，已經不僅只是一個熟識的人，已經是，她的靈魂，投射一個很濃的影子到我心上了。Cupid 的金箭，原來是不知道什麼時候要放射的呀。不知道在什麼時候，我忽然發現了，而從前絕未注意到的，她那大的閃動的眼睛，有時候快樂而天眞，有時候却陰暗得如將雨的秋的天色。「多麼一雙動人的眼睛呵，」我立刻想到。

就在那一刻，我是，如一個受了樂音的共鳴器呢。受了樂音的共鳴器是不能自主地發響，我也是。現在呢，我是一個受了更其美妙的永久發着的好樂音底共鳴器了，我不是嗎？

就在那一刻，我知道有什麽事發生了，

那以後的半點鐘內，那短短的會候，我是完全的完全的，唉唉，多麽美妙的時光，多麽美妙的夢，多麽美妙的追憶——我是沉浸在他的眼光，她的沉默的語言，她的無動之動作裏面。我沉浸着，像一個喝酒醉了的人。我想我那時候的臉一定是紅的，因爲我現在還記得我那時候臉上熱血衝動的情態，但是人們却確實以爲我多喝了酒呢。

宴會不久就完了，我們從亭子上走下來。我所愛的那個人是，也如同醉了，其實全體中只有她才是沒有以她那濃紅的嘴唇沾過酒盞的人。她扶着欄干走下來，我幾幾乎想上去扶掖她了；但是我站着沒有動。我望着她的脚，望着她那美麗

的逐漸逝去的姿態，宛如我的夢逐漸消逝。

望着他那鬱折淒傷的樣子，搖搖欲跌的身形，又想到她的活潑和天真，我不禁悶了。

「你怎麼樣？」

「我是病着的，我常常是這樣病着病着的。」

唉唉，我為什麼要去擾亂那少女的心？為什麼要去激動那安靜的靈魂？是不是她能夠接受？是不是她需要給與？我怎麼能夠知道。已經受了創痛的，我怎麼能夠再給與她以創痛？我和她的時代不是一樣的，我怎麼能夠勉强給與她以不能瞭解的或許也是所不願意的東西？

有一陣清冷的微風吹到我火熱的面上

我們再沒有作聲，我再沒有和她說過別的話。我覺得，只要再多說一句話，就成了我的罪惡了。

從此以後，我再沒有看見她。我不敢再看見她呢。

然而那個時期，却永遠生活在我的心上。

愛的，這才是我祕密的戀愛呢。我從來不會向誰說過的。我祝福那個少女的心永遠是安靜的，沒有誰去擾動她，一直到遇見了那個他們可以永久地眞實地相愛的人。我呢，我含着這個祕密，只向我親愛的姐姐訴說，相愛着的人是能夠憐恤別人的愛情的。

要曉得，那樣的愛情是只能夠在短時期裏生存的。正如同美麗的海棠，不會有長久的命運，一與現實接觸，就恐怕要殺了她，所以我是永遠地永遠地把她保存在保存得最週密的地方——在我的心裏，這地方不怕她會受到風日之侵蝕的。

是的，一直到現在，我還是如初相見的那個時候一樣愛她的呢，我夢中的情人，夢中的夢。

你問她美麗嗎，那個女孩子？當然她是很美麗的。愛人的第一印像永遠是最

美麗的印象。

你嗎？我每一次看見你的時候都好像是第一次看見你的呢。我覺得以前永遠不曾眞正看見你，一直到我現在看見你的時候，讓我看看你的眼睛！雪不是開始下着了嗎？一千個頑皮的孩子在你眼中擣亂着呢。

讓我們到窗前去罷，去看雪花和那溫玉似的臘梅花片接吻罷。

1928.12.

被遺忘者

不寐之夜

我睡着，腿伸得筆直，有如一個僵挺的死屍。夜的光從我閉着的眼瞼刺進來，像許多惡意地頑皮着的孩子。

於是我作了一個夢。

我夢見我置身大荒谷中，有如太古，我週圍一切都是死寂。黑的山驕傲地立着，圈住我，而且，牠們像要完成牠們的勝利似的，我彷彿看見牠們向我走來。

我立着，腿像長在地上，並且我也沒有想要走的願望。

不知道經過了多少時間，而一切我的過去，都消失在空洞裏。我好像在走着，有空洞在我後面追逐，吞噬了一切我所遺留下來的。

我看見黑山向我移動，像要把我裹在牠們死的圈子裏。

有聲音傳來，但是非常遙遠，遙遠到我不能知道牠是否眞正的聲音；然而在那裏面，我聽見歡笑，乞求，傲慢同爭吵。而我仍然立着，我的脚似乎沒有願走的心情。

我死了。

最先死的是我的脚，那固執地立着的脚；牠已經死了，但仍然那樣固執地立着。以後是死掉了我的心。我的心死掉以後，我知道我是死了，而我的眼却仍然能夠看。我的耳能夠聽，而我的脚却不能走……

以後我醒了，夜從窗戶中向我窺視，牠的眼睛像一個女人底灰白的眼睛，失望，憂懣，憤怒，而且衰憊。

於是我作了一個夢。

我夢見我的心站在我面前，他瘦，非常靑白，顯着死魚的肚腹的顏色。

『爲什麽不走呢』我詰問。

「我還沒有可走的地方。」我的心回答我。
「但是你不能不走呀。」
「我應該我一個適意的住所。」
「那麼你是因爲沒有一個適意的住所而不走的嗎？」
「是——的。」
「你有什麼權利可以要求？」我發怒了，他低着頭，顯出怯弱的樣子。「你總得走，你是應該走的，你妨碍了我呀！老是這樣跟着我，老是在我後面嘍嘍着什麼，乞丐似的。你打斷了我許多進行，擾亂了我許多工作，並且人家都不接待我，因爲有這樣一個乞丐似的東西跟隨着」我愈說愈生氣了。「所以你一定得走，無論向什麼地方。你走了我才能夠安靜。」
「有誰肯要我呢？」他的聲音彷彿夾着哭音。
「我那你所遇得見的人，無論是誰；無論是誰都好。你留在那兒，不要再回

來，那麼我也可以安靜，可以好生作我的工作了。

他哭泣，並不回答，而他這樣怯弱的樣子使我生氣，我用拳頭搥他，打他流血直到脚跟……

以後我醒了

我在床上轉過身來，我的肢體都好像枯乾零落，而用環子或繩索之類連到我軀幹上的。我一轉動，牠們就發出枯燥的索索或沙哪沙哪的聲音。於是我討厭，並且害怕。我讓我的肢體靜躺着，不使牠們有絲毫的轉動，而夜却發出長嘆息一般的呻吟。

於是我作了一個夢。

我夢見我頭上負軛，嚼勒在我的口裏，拖着我的重負，而鞭子在我後面打着。我並不想逃避，雖然我很能夠那樣作。我知道在一天的工作完畢以後，我將得到我的報酬：一個女人似的生物將向我說，『你勞苦了呵！』雖然這是永遠不變的

話，有如留聲機所說的，然而我滿足，因爲我可以幻想着我的一切勞苦都有所歸宿……

以後我醒了，僵直地躺着，像一個死屍。

從無地來的聲音

雖然是暑假期間，沒有什麼事可辦，然而我仍然常常到我作工的地方去。這對於我好像一種休息，一種安慰，一種疲倦時的逃避。

每一次我走進學校的門時，我聽見喧嚷，聽見粗沙的呼聲，聽見天真的笑，聽見輕的，銳的，迅速的足音，或者是一些不成調的隨手彈的鋼琴的聲音。這時候，我照例是沒有什麼事可作的。我看着他們的勞碌，得到一種空虛得以充塡的快感。

大概（人家的感情我雖然不很知道），一些被遺棄的，拒絕的，壓服的感情，常常像幽靈似的，在你心中出現。有時候，你甚至於覺得追悔，覺得遺憾，覺得

留戀——又誰能夠決絕呢？所以，我又覺得寂寞，當我從人羣中逃走以後。

這樣遊離着，我又走到我作工的地方去了。

而夏之午是如此靜寂，靜寂到沒有一張葉子在微風中舞動。

那走進去，似乎一切都在午睡，只有輕白的玉簪花吐出幻夢似的幽香。我的足音，在廊廡上響着，又從遠處囘來，弱到不可聽見，有如我自己的心底躍動

在我面前，從一個門中，我看見一個女性的後影，以一種輕快的，溫和的而且是慈愛的步容走過。那樣迅速，那樣飄忽，像一個白天的夢，在我眼前顯現，又消滅了。

我走到我的工作室，空洞而且寂靜，像在無人中。

而又誰知道呢！已經遺忘了那樣久的情緒，會在你心頭閃過。

誠然已經那樣遼遠，（在我記憶中似乎不會有過那樣一種東西）我似乎覺得我的母親——也許只是她的幽靈——在我面前走着；她在我面前走着，引導着我的

歸路，在我迷歧的歸途。

於是，我開始覺得我的靈魂是藏在墳墓裏，寒冷，潮溼，黑暗，而且沈重地壓着。

『你沒有你的家！』

『遊子是沒有家的。我曾經拋棄了我的家，而且也被家所拋棄。』

『在你疲倦歸來，在你午夜深坐，在你困憊，在你失望與憂傷，在你懷着溫和的如春陽一般的情思——那些陰抑和晴暢的時候，你將感覺孤寂，因爲你不會得到安慰，得到熱烈的撫慰。』

『我將擁抱我自己，懷慕我自己。』

『然而你不會滿足的。』

我不知道。我怎麼能夠知道呢？

然而這樣的思想却使我痛苦，像觸發了舊的創，或者是翻閱一些陳久的信件

。她盤據在我的心上，固執，平板，而且沉重。

「你沒有你的家！」

「遊子是沒有家的——」

我將不復思索，是的，不復思索，讓舊的東西沒落在遺忘中。

——然而爲什麼這樣空洞，這樣靜寂呢？

我凝坐着，將我的臉埋在手裏，像要想把我的思想都壓掉——

我聽見聲音，延緩，低微，顫抖，但是溫和的聲音，我不知道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女孩子們在奏着音樂，是不成調的，但是，牠是多麼打擊着我的心，從無地波動着在。

而我埋我的臉在手裏……

寂寞

好像有冷底流在我週圍。

孩子們在街上玩耍着，作一種追逐的遊戲，從街的這側跑到那側。

我走過去，一個孩子轉身向我，大的眼睛裏顯着驚異，於是變作怯懼、他站住了，停止玩耍，其餘的孩子們也都站住了，停止玩耍，大的眼睛裏顯着驚異，於是變作怯懼。

我走了，冷底流在我後面追逐着。

深夜中起來，走回時，不知道爲什麼，在房門口站住了。房子裏非常黑，也許我不願進去？

我起來時沒有披上衣服，覺得空氣在我週圍抖着冷底顫動。

巨大的黑影映在對面的牆上，而月色却很朦朧，對面供奉着人家的神壇，門沒有關，從門裏面我看見異常的黑暗，不獨黑暗，而且空洞。

有一點很小的火遠遠地映着，很小，但很穩定，有如古舊的鬼魂之靈。

我凝視着這，靜寂的空氣在我週圍抖着冷底顫動。

我回去，躺下，而空氣在我週圍抖着冷底顫動。

歌女

每一次夜裏，我聽見三絃或者是羯鼓的聲音在我的街前經過，那樣的聲音，總使我放下筆或者是拋了書卷，把我的眼睛離開陰暗的燈光，空虛地望着前面：我前面是灰色固執的牆壁同夜的黑暗。這時候，嚴冷的戰慄侵襲着我；我凝望着，傾聽着，一直到那聲音消滅於無地。

在我面前展露着不幸的人們，他們以他們的悲苦，顛困和羞辱來娛樂他們的伴侶們。深夜在街中躑躅，幼女，瞎子，或者是老婦們。三絃或者是羯鼓的聲音在街中響着，響着何等樣一曲淒冷的慘苦的生之樂呵！

我曾經聽過一次，在夏夜，在灰黃的街燈底下，當我從一個荒涼的胡同裏經過時。唱的是什麽調子，我不能懂。歌者，是幼女，大約不過十三四歲罷。在一瞥中，我看見她，在灰黃的電燈底下，纖細，衰弱，而且戰慄。她立着，穿一件淺藍的長衣，像立在墳墓上的幽靈，將要唱着她不幸的一生的。她的調子，粗糙，沙澀，空洞，像敲着空棺的聲音，是的，剛在生命的起頭，她已經踏着她底墳墓，用她自己的手造她底棺材了。我逃走，像梟鳥的噩鳴在後面追逐着我。

六年以前，離開我家的那一晚（以後，在差不多完全隔絕的狀態中，只我父親死時曾經回去過一次）我同一個朋友在小酒樓上。

雖然是從家裏動身，動身到遼遠的北方，而我，只是旅客似的，在寂默中搬出我的行李，寂默地走到船上，於是，把牠們丟在船上，黑暗而且混亂，我走到酒樓上用我的晚餐，在那兒我遇到一個朋友。

也許是離別的心情壓着我們罷（誰知道？），我們的晚餐十分冷淡，只交換了

幾句零星的斷語。窗外，江上的晚風吹來；隔江的船燈，在波上搖曳着。我喝着酒，體驗着牠們在我喉頭在我腹中發出激刺的溫熱來。酒樓上非常清冷，除了我們兩個之外沒有別的飲客。侍者停在樓下，靜息於我們底不呼喚中。

不，那時候還有第三個靈魂，在一個幼女，當我們進來時，我在樓梯旁邊望見一個女孩子；她立在一角，那樣靜寂，使人全不注意到；我們始終沒有覺到她底存在，靜靜地喝着我們的酒。

在靜寂中，我爲一種聲音所驚覺，那少女不知道什麼時候來到我們面前，她手裏呈獻着一種摺子似的東西，她向我們說：『聽戲麼？』在靜寂中，有如驚惶，有如自愧，我輕輕地答應了『不』。這時候，我猝然知道了她是一個歌女。這種知覺，與我以深隱的不安。這還第一次，我面對着不幸的爲社會所輕的女人，曾經被想像爲妖豔，冶蕩，輕薄，不可近的。我第一次面對被社會所輕的歌女，而她並沒有引起我一點些微的嫌憎。她立在我面前，溫馴，謙遜，寂靜，而且清潔。

她立在我面前，使我覺得非常可親，有如我日常親近的女人，我的姊妹，或者我的親戚；而我只以自愧，只以不敢享樂別人的不幸底心情拒絕她。要不是她是一個歌女，要不是她是只從娛樂別人才可以充實她空虛的肚子——若是有這樣一個幼女，友誼地願意在面前發出她的歌聲，則我將何等樣歡迎，何等樣感謝！

她在我們面前立了一小會，於是走了。她，溫馴，謙遜，寂靜而且清潔，消失在我們眼前。我聽足音響着在樓梯上：足音輕輕響着，有如恐怕妨礙了別的人。

酒在我身體內燃燒着，現在，牠們變成了銳利的冰底針，跳躍着在我的血管中。

一直到現在，我雖然囘過一次家，但是從沒有到過那附近的地方去；而那個朋友，我們也從沒有彼此通過音信。

三絃和羯鼓的聲音響着，叫着一種歡樂的小調，從我街前經過。我凝視着，

默聽着，一種深黑的音樂在我面前歌唱着，粗糙，沙澀，而且空洞——墳墓的歌聲！

幼小的靈魂

我從市場裏走出，覺得孤寂，比停留在荒涼的曠野中還要孤寂。市場中窒息的氣味，像雲一樣從後面追來，想要把我包圍。

那樣多的臉子，於我都是生疏；那樣多的人，於我都是不可測的。這使我驚奇，使我害怕，於是我便加緊着步子逃走。我逃走，像一個被追逐的野獸，要躲向靜寂的空曠的地方。在我後面，喧騷，爭吵，叫罵，迅急的步聲，有如打圍的獵騎。

我一直奔走。從車把底下。從肩旁邊，從胸和背的縫隙中，我擠出了我的路，終於走到一處人稀的地方。我站立了。

一個傾倒髒水的池子在我旁邊，塞門德池沿的外面流着灰黃的穢水，裏面充滿着灰的，黑的，蒼白的，烏紫的，而一切都帶着非常污穢的顏色，條紙和渣末。有强烈的臭氣向我襲擊。

而我的眼睛茫然瞻顧，散漫着，不能集注在什麼東西，如一個剛從危險逃脫了的野獸。

我覺得一種微弱的顫動起於我的足下，使我回復我的自覺，於是我用我的眼睛搜尋：在我足下，不到五尺遠，塞門德池沿旁邊，躺着一條將要死的小狗。牠躺着，四肢向外伸出，很長而且很直；髒水從牠身下流過，浸着牠的後肢和腰，牠沒有力量走開。

這是一條癩皮小狗，牠的毛差不多脫盡了，皮膚上結着污泥——雨後被人類的足所攪起的污泥——似的痂。牠的尾只剩得一個小錐，無力地彎着。牠的身體失掉正常的狀態：頸項很長，在上端裝着一個枯乾的小的頭；胸部陷落，肋條露

出，而腹却特別大；呼吸的起落很明顯，在盡力於牠最後的掙扎。

我走近去，無意識地用我的棍觸動了牠一下。那小東西抬起牠的頭來，向我注視——又落下去了。牠的眼睛，大的，凸出的，散漫的，蒼白的，但是佈滿了血絲的，向我注視——又落下去了。在那裏面，我看見無窮的痛苦，忍受，看見饑餓，看見寒凍，看見一切的貧苦與遭難，被棄的，受虐待的，為自然和人類所壓迫的，牠的生命漸漸剝蝕以至於死。

我用棍觸動了牠一下，無意識的，但是輕輕的。好像牠所期待的就是一下底接觸，牠從牠死的僵直中抬起頭來，用失望的眼睛向我注視——又落下去了。牠抽搐，纖弱的肢體顫動着——好像牠所期待的就是一下底接觸——於是死了。

我走開；在我面前升起焚燒殉道者的火柱。

○　○　○

我又在街上行走。

在一處荒涼的胡同，我聽見乞丐的呼聲，在熱鬧的繁盛的街上大概不很有乞丐，他們常常躲在街頭，巷尾，在冷落的胡同裏，甚至於在連狗子也很稀少的地方。他們之所以不到繁華的街市上去，我不知道，是如盲詩人愛羅先珂所說，因爲恐懼，或者是因爲只有窮人才能分出微小的錢給苦難的伴侶？

我看見一個婦人坐在灰土中，她的頭髮，像從沒有經過梳，已經與她的臉同變成灰土的顏色了。在她額上，有銅元大那麼一個疣子，中間是灰土的顏色，不，已經全沾着灰土，而週圍顯着深黑。她的衣服，不獨失掉了顏色，並且失掉了固有的形狀，從牠的裂縫中處處露出她青白色的皮膚來。

在她旁邊，爬着一個小孩，像什麼幼小的生物似的。我看見他的腿。他的腿從衣服中呈露，枯乾得像一個皺癟的橘子。在那些皺紋裏面，隱藏着陰暗，而那些皺摺的上面，呈露着污穢的青黑。

我伸手進我的衣袋，又縮出，於是逃走了。

衰老的心

衰老的心，已經偸進孩子們的靈魂中了。

有一天我去看B君夫婦。大槪計算起來，我已經有半年多沒有去看他倆了。B君結婚剛一年的樣子。去年春天，他囘家去一趟，不久就聽說他結了婚。我知道他以前沒有訂婚，而戀愛之類是不行於他們鄉下的，而且聽說女人很小，不過十五六歲。以後他到北京來了，他的女人也同來，來後不久，我便去訪問他倆。B君毫沒有什麼變更，仍然帶着他底寂寞的詼諧。他的女人果然很小，幼穉的臉上顯着無知，在旁邊，很注意我們談話，時時露出孩子一般的笑容。她始終沒有說話，只依着B君的指示給我倒過茶。

我繼續去過幾次，牠仍然不說話，只注意聽，時時露出孩子一般的笑容。

往後不知道因爲什麼（也許是因生活忙一點，或者是住得較遠），我忽然有很

久不到他們那兒去，而B君是照例不訪問人的，這樣也就疏遠了，一直隔了半年多。這次我從上海回來，偶然想到B君，便走去找他。

B君的屋子，好像永遠不會發生什麼變更，仍然是那樣的小，那樣的整飭。一張非常窄狹的床，用幔子隔着，放在窗戶旁邊。窗戶底下一張桌子，書籍同文具都很整齊。靠另一角又有一張桌子，上面有煤油蒸气爐子同作飯的傢伙；桌子底下有水缸同米缽同一些蔬菜——再加上一張藤椅，兩個凳，就是他們生活的全副用具了。

我坐在床上，B君坐在桌前，他的女人在我對面站着。我因爲這次走得很不如意，談話中帶點牢騷；B君却發着他的寂寞的詼諧；他的女人仍然不說話，不時露出笑容。

這樣談了一會，我們談的空氣很沉寂，而忽然，不知道爲什麼，我忽然發覺在我面前的女人（剛隔了半年不曾看見），已經很衰老了，衰老的心已經侵入了她

的靈魂。仍然是那樣的含默，仍然是那樣的笑容，但是，已經沒有那樣的孩子的心情了；在眼睛裏，在嘴角上——在這個少婦的臉上——我已經看見衰老的痕跡了。

她笑着，但是每每笑已經消失，而她的嘴唇仍在作一種笑的姿勢。她的嘴張着，嘴角垂下，只有這個在表示着笑，而臉上的肌肉並不弛緩，眼睛也沒有那種神祕的融和的情緒——虛僞的但是可憐的笑，一種從時間剩餘下來的紀念品。

『已經衰老了呵！』我心裏這樣想。

但是在我面前的女人實在是很年輕的。她的身體還沒有完全發育，她轉過去，在她的頭和頸上看見一種幼稚的年輕的東西。這使我非常難受，而我們談話的空氣很沉寂，於是我逃走了。

我出來的時候，不禁想到我十一歲的姪女，一個沒有父母的孩子。我不常在家，雖然是未曾出家以前；然而我一在家，她總是依依地戀着我的。

最後一次我從家裏出來的時候，她又依依地戀着我，告訴我一些婆婆（我的繼母）待她不好，二娘（我的二嫂）待她好的之類的話，而她的態度是非常顧忌的，儼如一個成人。

我常常有這樣的意思：想把這個孩子帶得出來，留在外面；然而我自己尚不知道如何，又怎麼能顧到我以外的什麼人？

但是，我總希望有一天能夠。衰老的心侵入孩子們的靈魂是不應該的。

十五年九月

這次把我的小說集英雄與人收集的時候，又翻一下舊稿子，發覺了這篇東西本來是小品文一類的，不應該歸到小說集裏面，但因爲愛惜，也就姑且附到後面了。我寫的這類散文本來很多，如微風的故事，檳榔集，向空中說話，無題，梟鳥的呼聲，人間草等，隨手發表，便隨手遺散了，懶得收集。從前本有印行散文集『白夜』的計畫，自己東奔西走，稿件逐漸零落，隨後寫的也並未收集，終於出

不成了。這篇東西，獨未發表，而又獨未遺失，想一想，以後再集起來是不可能的，因爲我就沒有存稿的習慣，而把自己的東西完全不留一點紀念，也覺得可惜。好在不多，就姑且附到這集子後面了。

隔了兩年，又重看自己的文章，那心情是很沉着的。末一段所提到的我的姪女，已於寫這文不久之後死掉，而我却是在她死後差不多一年才得到消息。聽說是臨死的時候，還記念着四叔的。假如我早能夠把她帶到外面，則那樣的病症，到醫院裏治總不會有大的危險——這眞是一想起來就非常難過的事。我因此更愛了一茶的俳句；

『露水的世；雖然是露水的世，雖然是如此。』

我現在已經結婚，剛結婚不久又跑到上海，工作着。自己的心情，改變了，但有許久也還是同從前一樣，所以這樣的文字，也値得留下的。

就姑且這樣做了罷。

十七年十二月後記

新式標點：文學書類

書名	冊數	價格
古文辭類纂	六冊	四元八角
類選補註古文析義精華 石源渠編	二冊	二元
四書集註	二冊	一元四角
曾國藩六種	六冊	三元
曾國藩書札	四冊	四元八角
曾國藩詩文集	一冊	一元四角
曾國藩文集	一冊	一元
曾國藩詩集	一冊	四角
曾國藩日記	一冊	五角
曾國藩名言類鈔	一冊	一元二角
曾國藩家書全集	四冊	二元
經史百家簡編	一冊	六角
斷腸詩詞	一冊	六角
白香詞譜（甲種）	一冊	一元五角
白香詞譜（乙種）	一冊	六角
板橋集	一冊	四角
板橋雜記	一冊	三角
六朝女子文選	一冊	三角
陶淵明詩話	一冊	三角
正續詞選	一冊	六角
隨園詩話	一冊	五角
秦詞黃	巴龍編	七角
二晏詞	巴龍編	七角
唐詩三百首	一冊	五角
絕妙好詞箋	一冊	八角
楚辭	一冊	三角
文心雕龍	一冊	八角
陸宣公奏議讀本	一冊	七角
王充論衡	二冊	一元六角
史記精華錄	一冊	八角
世說新語	二冊	一元三角
戴南山集	二冊	一元四角
梁胡審定國學書目	一冊	四角
浮生六記	一冊	五角
孔子家語	一冊	七角
中國宗族制度史	一冊	六角
中國階級制度史	一冊	七角
中國國體制度史	一冊	五角
中國婚姻制度史	一	七角

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再版

全一冊定價大洋八角

著者　向培良

發行者　啓智書局
上海法大馬路自來火街西高第里一號

印刷者　啓智印務公司
上海法界西門路潤安里十九號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英雄與人

